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四

傷悼門

長慶四年退之為吏部侍郎薨於靜安里第李翱行狀載
屬纊之語云伯兄德行高晚年止四十二某位為侍郎
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於牖下幸不失大節以下見
先人可謂榮矣翱祭文曰人心樂生皆惡其凶兄之在
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于中張籍祭詩亦曰公有
曠遠識生死為一網及當臨終辰意色亦不荒贈我珍
重言傲然委衾裳蓋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
故於生死之際超然如此宣室志載威粹骨絕國世與
韓氏為仇神人以帝命召公計事愈曰臣願從大王討

之未幾而愈卒公神道墓誌行狀俱不載而止見於小說者如此豈東坡所謂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為乎李肇國史補謂愈登華山絕頂度不可返至於發狂慟哭今觀易箐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不應於此而至於發狂慟哭也善常之

太白辭粟卧首陽屣空飢顏回當代不飲酒虛名安在哉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尊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怨解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卧桃園東又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坐客三千人而今知有誰君不見孔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悲心尚書土墳三尺蒿藜君此類者尚多愚謂雖千萬篇只是此意

非如少陵傷風憂國感時觸景忠誠激切苦屬深遠各有所當也黃常明

曾文肅熙寧初為海州懷仁令有監酒使臣張者小女甫六七歲甚為惠黠文肅之室魏夫人怜之教以誦詩書頗通解其後南北睽隔紹聖初文肅炳事樞時張氏女以入禁中雖無名位以善筆札掌命令之出入忽與夫人相聞夫人以夫貴疏封瀛國稱壽禁庭始相見叙舊自後歲時遣問夫人沒張作詩以哭云香散簾幃寂塵生翰墨間空傳三壺香無復內朝班從此絕迹矣後四十年靖康之變張從昭慈聖獻南渡至錢塘朱忠靖筆錄所記昭慈遣其傳道守及正之議張夫人者

即其人也年八十餘終揮塵

東漢李固忠直鯁亮志在許國不為身謀爭立清河遂忤
梁冀以致身首異處當時有提鉢上章乞收固尸如汝
南郭亮者有星行至洛守衛尸喪如陳晉楊羌者亦可
見固以忠獲罪矣唐李華嘗觀黨錮傳撫卷而悲之且
作詩曰古墳襄城野斜徑橫秋陂况不禁樵采茅茨無
子遺於乎生不能保其身死又不能保其藏骨之地天
之不相善人何至是耶梅聖俞詩云漢家誅黨人誰與
李杜死死者有范滂其母為之喜喜死名愈彰生榮同
犬豕故史臣以胡廣趙戒為糞土而馬融真犬豕哉

陽秋

宋彭城王義康忌擅道濟之功會文帝疾動乃矯詔送廷

尉誅之故時人歌云可怜白浮鳩枉杀擅江州當時人
痛之盖如此奈何王綱下移主威莫立洎魏軍至瓜步
帝方登石頭以思之又何補哉劉夢得嘗過其墓而悲
之曰萬里長城壞荒雲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浮
鳩盖傷痛之深雖歷三百年而猶不泯也

韻語陽秋

茗溪云李杜畫象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子美其詩高妙
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
之矣詩云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
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
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鏤惜哉命之穷顛倒不見收青

衫老見斤餓走牛九州瘦妻傭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
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曾願天下聖大臣各伊
周寧令吾房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颯颯傷屯
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
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碧溪
淵明非畏枯槁其所以感嘆時化推遷者蓋傷時之急於
声利也非畏亂離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蓋以王
室元元為懷也俗士何以識之

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謂病
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
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哀在於獨

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哀在於弃子之嬾人張孟陽之
七哀哀在於已毀之園寢唐雍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
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雲去難是皆
以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
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虜之
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盜賊未
息歎舊懷賢而作者也司馬溫公亦有五哀詩謂楚屈
原趙李牧漢晁錯馬援齊斛律光皆負才竭中卒困於
諛而不能自脫蓋有激而云爾葛常之

白樂天元微之皆老而無子屢見於詩章樂天五十八歲
始得阿崔微之五十一歲始得道保同時得嗣相與酬

唱喜甚樂天詩云膩刺新胎髮香細小綉襦玉牙開手
瓜蘇顆點肌膚微之云且有承家均誰論得力時云
嘉名稱導保乞姓號崔兪三歲而亡白賦詩云懷抱
而亡按墓誌有子道護年三歲而卒以歲月故之即道
保也孟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皆失之韓退之嘗有詩
假天命以寬其憂三人者皆人豪而不能忘情如此信知
割愛為難也若使學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鄧攸身傷哉
微之五十三道者遭此則又何必黑衣巾者闖然入其
戶而後喻哉同上

韓退之作李公墓志云余不知服食之說自起救人不可計而慕尚之益至臨死乃悔其為而退之乃躬自蹈

之以至將死白天樂所謂退之服藥病訖不痊是也陳後山作嗟哉行云張生服石奴下潦上乾如渴為韓子作志還自署白笑未竟人復吁蓋為此也然樂天與刑部李侍郎詩云金丹周學都無益姪女丹砂燒即飛則樂天深知服食之無驗其皆以身試藥以自斃乎則白笑未竟人復吁之句未必然爾山本在貶所曾公衮有書勸其勿服金石藥谷報云公衮疽根在旁乃不可食處堅服之如晴雲之在川谷安得有霹靂文也則知服金石者尤當屏去粉白黛綠之輩或者用以資色方其斃宜哉丹陽集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四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五

傷悼門

復齋遺錄云農枹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亦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東風吹泪過昭陵此詩題於墓石不著名氏宜表而出之

許彦周詩話云楊舜韶名文苑長僕十餘歲向同在姑蘇時盜賊孫堅墓楊作詩云闔廬城邊荒古石昔誰墓者孫豫翁父無行客為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可呼舜韶今亡矣他詩皆工必傳於世也

雪浪齋日記云弔韓才詩云滄海盡頭人滅度亂峯深處塔孤負憶登夜閣天連鴈同看秋崖月上烟四側云天

連馬前人有古成天連馬之句

張南軒挽劉觀文詩憶時登廊廟中心言建帝聰听思惟畫
奔敗復計成功半世江湖上千憂無寐口中青誰秉筆
請放衆言公一國恥臣當死公家二世心忍看誰絕筆
維續斷弦音精爽今如在衣冠恨更深却嗟餘與志處
世漫侵尋二平日多奇勳中間似富公天從庠基請入
詔採荒切辛苦培邦本雍容邊亂鐘人傳道奏切更過
子囊忠三曾足南荆地他年竹馬迎旌旂嚴騎士孤矢
盛民兵細放規摹舊還知節制明忠公如峴首同我泪
縱橫四

南軒挽王詹事詞六郡元無玷中心木不欺排奸力扛鼎

憂國髮成絲方喜三
豈天吾私一
節映延紳歲月身多外江湖澤在民當年遠直歎千古
更如新二

東萊挽王詹事諸老收聲盡佳城又到公蒼天不可問吾
道竟成窮旌捲莆田雨蕭蕭雪浦風今年襟上泪三哭
萬夫雄一太史交旂際元戎卷甲秋先鳴驚鳥衆山孤
憤厭羣咻羽翼新鴻鵠聲華舊斗牛斷橋無恙不落月
照寒冰二

東萊挽汪端明異時憂世士歎息恨才難每見公身健猶
令我意寬鄙零竟何極合復豈無端此理終難解天風

大隧寒一四海應鼎峻親承二紀中論文由父祖受學
自見童山岳千尋上江湖萬折東徽言藏肺腑欲吐興
誰同二

王龜齡悼張安國舍人天上張才子少年觀國光高名一
枝桂遺愛六州崇出世緣成佛修文邊作郎長沙屈賈
誼宣室竟淒涼

三龜齡挽趙氏詩全節忠臣配崇寧宰相家哀能定國俗
實不御鉛華學佛劣三昧然松教五車遺芳載感管冬
壽兩俱還

東萊挽魏國錄麻衣見天子程疏不知你落落山林氣卷
場試私喜極知千載遇或用一身耐總令閩溪水朝東

日夜流 羣公祖踈傳多士送陽城短掉非前約長亭

及此行深番移白日語只着生會綺山陽賦鄰人笛未
橫

東萊挽蕭祭酒摩揣誠斯薄雕鏤質亦消平生但直撲直
上絕枝條氛霧終澄霽正山亦動搖陽舊時鳳言人舞
簫韶

王龜齡悼亡無寢林香老病身細君相對生如賓而今一
塌維摩室唯與無言法喜親一偕老相期未及暮回頭
人事已成非逢春尚擬風光轉過眼忽驚花片飛二

文昌雜錄云梁均帝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
負外尚屬為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妻九疑無

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師還渭北不獲人觀幕客
李蘂告作遠離表云穴禽有翼所舜樂以猶未天路無
梯望堯雲而不到五代之李二翰墨者無以過此也

許彥周詩話云外祖父烈安簡公布衣時上平元吳業又
嘗勸一仁廟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山知越州又移知
鄆州其薨也公作挽詞云板榻曹陳之志筆汗青猶
著立修書石風雲回吟牋落夜雨溪山燕豆踈前輩詩
不獨詩言其薨已足著題

冷齋夜話云余問山谷今之詩人誰為冠曰無出陳無已
其佳句可得聞乎曰吾見其作温公挽辭一聯便知其
才不可敵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王直方詩話云邢君實字傳大年少豪邁所與游皆一時
名士方年十四五時嘗作明妃引末云安得壯士霍嫫
媠縛取呼韓作編戶諸公多稱之既卒余收什其殘艸
編成一集號曰呻吟集夫自少便多慷慨感憤之意其
作秋懷詩云高歌感人心心悲將奈何其作東陽道中
詩云有意問山神此生後來否已而果卒於漢東傳夫
之卒也山谷以詩哭之云詩到隨州更老成江山為助
筆縱橫眼看白壁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蓋謂傳夫
與其子歎何也蔡天啓亦有詩云人物於今歎耿然孤
墳宿艸已生烟日暮行人道芳舍應逢年少共談玄且
餘作者甚衆皆載於呻吟集後

寓情詩

古今詩話云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家鎮開居
聲版為當時第一一日開筵朝士臻赴以杜嘗持憲不
敢邀飲杜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馳書杜問命適來
會中女妓百餘皆絕色殊甚杜獨坐南行燈日注視滿
引三危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疑時良
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曰百
破顏杜又自引三危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
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意氣
閑逸旁若無人苦深漁隱曰東坡聞李公擇餘飲傳國
傳家大醉有詩云不肯醜醜駟馬回玉山知為玉人顏

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即此事也又侍中
小名錄云兵部李尚樂妓崔紫雲詞華清峭眉目端麗
李公為尹東洛宴客將酣杜公輕騎而來連飲三觥謂
主人曰嘗聞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尚
垂一意無以加焉諸妓回頭掩笑杜作前詩罷上馬
而去李公尋以紫雲送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
製斐然詩不料霜臺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
新出明時侍兒小名錄不載此事出於何書疑好事者
附會為之也

東坡續唐人行李中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伸內人極精
戲作此詩云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看花香美人

睡起薄梳洗無舞鶯啼空斷腸盡工欲盡無窮意肯立
春風初破睡若教回首更嫣然陽城小蔡俱風靡子蒼
用此意題伯時所畫宮女云睡起昭陽暗淡粧不知綠
意背斜陽若教轉一回首三十六宮無粉粧終不及坡
之備極也

藝苑雌黃云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令執秦少游乞詞少
游作清歌子贈之云雲鬢暎迷春態落淡媚晚光不應容
易下巫陽祗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為清歌駐還因暮
雨忙驚然歸去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

王直古詩話云無已嘗作小放歌行兩篇其一云春風永
燈開娉婷長使青樓恨得名不惜一顧伯石看

眼未分明其一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傳白施朱作後生
說與旁人須早計隨宜梳洗莫傾城山谷云無已他日
詩語極高古至於此篇則顧影徘徊一樹耀太甚

遊宴門

蔡寬夫詩話云文忠與趙康靖公槩同在政府相得歡甚
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
單騎車特往過之時年已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
陰縱遊而後返前輩挂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
文忠賦詩云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
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
尤堪醺一鍾已勝山陰空輿盡且留端駕為從容因

榜其浮從之地為會老堂明年文少欲往睢陽報之未
果而薨兩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流標度又如此誠可
以激薄俗也

人間佳節惟寒食天下名園重洛陽金谷煖橫宮殿碧銅
駝睛合綺羅光橋邊楊柳細墜地花外秋千半出墻白
馬蹄輕艸如剪爛遊於此十年狂康節春遊吟

東臯雜錄云孔嘗甫言唐人詩有城頭推鼓傳花枝席上
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截闌為戲其來也久

復齋漫錄云仲至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亭戶
三月已淹留白州黃雲見即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
池上海棠洲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詩酩酊馬上知為誰此七字用意哀
悲過於痛哭又詩云銀燭未消窓送曙金叉半醉坐添
春殊不類其為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

阮戶部遊紫微觀詩春來猶未到金庭桃李離披柳已青
直待斜陽方興盡一筇獨立紫微亭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六

嗟嗟門

孟郊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
嗟可見其素窶矣後有詩云賓秋已竟厚私儲常恐多是
古人恐富求歸之義則貧亦何足怪按如為滎陽尉縣
有按金瀨平陵城林薄翁蔚刻往來其間曹務都廢至
遣假尉代之而分其半奉則安得有私儲哉退之贈郊
詩云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琴何能辯榮辱且欲分賢
愚蓋言貧者文史之樂賢於富者笙琴之樂也葛立之
司馬迂游江淮汶泗之境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記上
下數千年殆如目覩可謂孤技初遭李陵之剛不肯引

決而其腐刑者實欲效離騷呂覽說難之書以據積非
故荆公詩云嗟子力錮間悠然止而食咸書與後世憤
悱聊自釋觀史記評贊於范睢蔡澤則曰二子不相虎
烏能激乎於季布則曰彼自負才故受辱而不羞於虞
卿則曰虞卿非窮愁則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伍員則曰
隱忍以就功名至於作貨殖將俠二傳則一家貧不能
自贖左右親戚不為一言而寄意焉則荆公釋憤排之
言非虛發也韻語陽秋

長北妖鳴袁家生亂自古而然故夏姬亂陳費無極亂
楚李義山楚北齊云小蓮王体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
陽東坡城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音游人指點

小鵝奴中有漁陽胡馬嘶熟才此言則吳人何苦怨西
施豈是稱詠史哉等而下之凡移於尤物皆可以為戒
黃常明

杜牧張祜皆有春申君絕句杜云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
誰與快冤魂三千賓客捲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張云
薄俗何心議感恩諂容卑迹賴君門春申還道三千客
寂寞無人殺李園二詩語意太相犯於乎朱英之言義
矣而春申不能必用李園之計巧矣而春申不能預防
春申之客衆矣而無一人為春申殺李園者所以起
二子之論也余亦嘗有二絕云朱英意在強黃歇音歇
如何弱李園一旦棘門奇禍作自貽伊戚向誰論又先

秦豈謂羸為呂東晉那知馬作牛不悟春申亦如許敢
憑宮掖妻和謀同上

唐淄青李師道倚蔡為重稱兵不軌泊蔡平師道乃始震
悸憲宗命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於是六節度之兵興矣
故劉夢得嘗為天齋行二篇以快李師道之死夫師道
猖獗狂悖反噬其主人怨神怒豈能居覆載之中乎故
夢得云牙門大將有劉生夜半射落挽槍星又云太山
沉寇六十年旅祭不饗生愁烟今逢聖君欲封禪神使陰
兵來助戰夫刘悟本軍之將也力為師道屯陽穀以當
魏博乃倒戈以攻其主太山本王之神也宜福其地而
乃以陰兵助敵則人怨神怒可知矣將叛其君神叛其
主豈非以此始者以此終乎天之所報速矣同上

杜子美身遭亂復迫衣食足迹幾半天下自少時遊蘇
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壯遊詩矣其後贈
常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
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
之梁宋也發同谷縣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爨席始來
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物迫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
右之劍南也留別韋復君云終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
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荆楚也夫士人既
無常產為飢所驅豈克仰給於人則奔走之道途亦理之
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看負缺百年歡樂

海有靈樞為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正同此意同上

樂天諷潯陽寄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但

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面入寒窓白謂此句也

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猶側側再復貽三詩

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盞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河

處庐山看裏曉灯前去來乃立之常二公不應如此意

感也子瞻送文與可云奪官遣去不自竟晚孤脫髮誰

能收推之前詩厥論尚矣然居易答元書以三不為

且云可以樂之終身者悲歎之語恐持傷離索

詩有人之情性也非強諫也於庭然言於道怒隣

所為也余謂然隣言生固非詩本指若小弁親親未嘗

無然何人斯取彼諸人其界豺虎未嘗不惜謂不可諫

爭則又甚矣箴規刺誨何為而古者帝王尚許百工各

執藝事以諫詩獨不得與工技等哉故諷諫而不斥者

惟風為然如雅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彼童而角實

小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亂匪降自天生自嬖人忠

臣義士欲正君定國惟其所陳不激切豈盡優柔婉

媚乎故樂天寄唐生詩云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子

建稱孔北海文章多雜以嘲戲子美亦戲效俳諧體

之亦有寄詩雜談俳不獨文舉為然自東方生而下稱

處士張長史顏延年輩往往多滑稽語大抵才力豪邁

有余而用之不盡自然如此韓詩濁醪拂入口口角如

銜箝試以詩義授如以肉貫串初食不下味近亦能稍
稍皆謔語也坡類集此不可勝數寄斲筆與蒲傳正云
東坡病叟長羈旅凍飢餓吟似飢鼠倚賴東風先破衾
一夜雪寒披故絮黃州云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
家壓酒囊將之湖州云吳兒膾縛薄欲飛未去先說
絕涎壘又尋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矣公非不怜听飽
即喧闐食筍云紛然生喜怒似被狙公賣種茶云飢寒
未已免已作大飽計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寒來凭
空按一字不可者皆幹旋其語而弄之信恢刃有余與
血指汗顏者異矣黃常明

詩眼云山谷常言少時曾讀薛能詩云青春壯月我堂堂
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云此何人詩對曰老
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語傳師云庭堅因莘老之
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体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
歎世耳

後湖集云余每讀蘇州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之語未
嘗不茫然而思喟然而歎嗟乎此余晚泊江西十年前
夢耳自余犇嵐南北山行水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此
夢了不可得豈蕪葭葦蒼蒼無三湘七澤之壯雪蓬烟艇
無風樞陣馬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落塵土空沒
而無少日烟霞之想也慶長筆端丘壑固自不凡當為
余圖蘇州之句於壁使余隱几靜對神游八極之表耳

言言... 龜卷之三十七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七

譏諷

坡遊武昌寒溪云楚雨遂昏雲霧濕其潮不到武昌宮又

周游困卧九折嶺褰衣獨上吳王臺於一時筆快遂以

上宮日之繼而有李成伯云嗟嗟漢鼎久傾東肉食曾

無智與忠孟德仲謀交號令本初耜地捨女雜武侯偶

失三分策孫氏俄成一戰功寂寞西山舊築穴庸兒元

道帝王宮語幾乎訾矣但渠不記其家太白曾作武昌

韓侯去思頌黃金之車大吳天子武昌鼎據實為帝

里其罪大矣 碧溪

永叔萬釘寶帶爛熳環人謂此帶幾度道著觀子美緋魚

以及之扶病垂朱紱挈帶看朱紱銀章付老翁世未嘗
訊之者豈以其人不止宜此服邪固嘗有云朱紱負平
生又云居然縮音級受性本幽獨同上

唐密常羊群座鞏兄弟五人四人擢進士獨群客隱毗陵
因帝夏卿屢薦始入喜詩人也牟晚後昭義盧後史後史
寢驕牟度不可諫即移疾歸東都故其秋夕閑君詩云
燕燕辭巢蟬蛻枝窮居積雨壞藩籬群嘗為黔中觀察
使改其詩云佩刀看日晒賜馬勞江調言語多重譯臺
觴每獨謠而鞏詩中乃有自京師將赴黔南之所謂風雨
荊州二月天問人初碩峽中舡西一望雲和水尤道黔
南有四千此詩疑群所作而悞實鞏集申尔當歷武陵

夔江旣四州刺史所謂看春又過清明節弄老重經
已年者將之武陵到松滋渡之所作也庠詩不見其巡
內一絕云愁雲漠漠州離離太液鈎陳处处疑薄暮殿
垣春雨裏殘花猶發萬年枝造句亦可謂秀整矣兄弟
中獨群詩稍低人不得舉進士而位反居上鞏詩又放
魚詩云好去長江千萬里不須半若上龍門豈非為群
而言乎史載鞏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翁乃
肯為是耶葛士之

謝靈運在永嘉臨川作山水詩甚多往往皆佳句然其人
浮躁不羈亦何足道哉方景平天子踐作靈運已扇搖
異同非毀執政矣暨文帝召為秘書監自以名輩應衆

時政而王晏首王華等名位踰之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則元君之心已見於此時矣後以游放无度為有司所糾朝廷遣使收之而靈運有韓亡子房奮秦帝魚運恥之詠竟不免東市之戮而白樂天乃謂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洩如洩為山水詩逸韵諧奇起何也武帝文帝兩朝遇之甚厚內而卿監外而二千石亦不為不逢矣豈可謂與世不相遇乎少須之安知不至黃散而褊躁至是惜哉其作登石門詩云心契九秋餘目翫三春萸居常以待終如順故安眺不知桃墟之洩能如順耶五羊之甌能待終耶亦可謂心語相遠矣

韵語陽秋

荆公作商鞅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余切疑為孔子論為君難有曰如其善而莫予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蓋人君撝生殺之權志在使人无違於我其何所不至哉商鞅助秦為虐而乃稱其使政必行何耶後又有謝安詩云謝公才業自超群誤長清談助世紛秦書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則知前篇有激而云也杜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則知所去取矣

韵語陽秋

荆公以詩賦决科而深不樂詩賦試院中五絕其一云少年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才終用賦白

頭來此試諸生後作詳定官復有詩云重子常諫作賦
工暮年羞悔有揚雄當年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
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單於爾雅注魚虫漢家故事真
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熙寧四年既預政遂罷詩賦專
以經義取士蓋平日之志也元祐五年侍御史劉摯等
謂治經者專守一家而略諸儒傳記之彙為文者惟務
訓釋而不知聲律體要之詞遂復用詩賦紹聖初以詩
賦為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遂著於今士庶傳習詩
賦者杖一百畏重者至不敢作詩時張芸叟有詩云火
牛辛苦校虫魚晚歲彫虫恥壯夫自是諸生充習氣果
然紫詔盡驅除清詞李杜皆投筆地下班揚亦引車唯

有少陵頑鈍更靜中吟然白髭鬚蓋芸叟自謂也焉
立之

荀勗直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慙不好紙筆向舒已八嬾慙故无匹阿宣
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雅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
九齡但覓梨與栗夫運苟如此且進盃中物觀淵明此
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
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
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
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因頓於三川
蓋為不知者語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訛議宗文宗

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為
訛病淵明所請痴人前不得說夢也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
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訛諛朝廷殊无溫柔崇厚之
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聞者自然感動因
舉伯淳和溫公諸人襖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
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龜山語錄
東坡云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州書數
詩决非太白作盖唐末五代間學齊己輩詩也余舊
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與唐院又見

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亦往
往有臨時恣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耳若杜子美世豈
復有為撰和余嘗舟次姑熟堂下讀姑熟十詠恠其語
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赤見柳子厚集
自此李白故名赤其後為廁鬼所惑以死今觀其詩止
此而以太白自此則其人心疾久矣豈廁鬼之罪也若
溪漢隱曰東坡此語盖有所訛而已

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當時爭名互相訛諛東坡嘗
云黃魯直詩文如螭蟠江珧柱格韻高絕盤飧畫墨巖然
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云盖有文章妙一
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二公文章自

今視之世自有公論豈至各如前事蓋一時爭名之詞
耳俗人便以為誠然遂為訛謂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
不自量者邪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賦虎圖詩末云願君衛吾寢振此蓬
葦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或云此却是猫兒詩也
又太早詩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時人
以為幾於湯壽右軍也

東軒筆錄云彭器為翰林學士文章詰命尤為可笑有友
帥乞胡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為批荅之詔曰
當俟蕭蕭之候爰與靡靡之行王暝性滑稽多所侮諷
及乘死也其為挽詞云景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益為

是也

後山詩話云楊鏞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灯火
見揚州王平甫云荏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塘
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高余謂分界堆子
語也

隱居詩話云至和中阮逸為王宮記室王能詩多與逸唱
和逸有句曰易立太山石難枯上林柳有言真事者
朝廷方治之會逸坐他事因廢棄之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七

詩話公卷之三十七

六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八

箴規門

東坡山村詩云烟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教
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意言是時販私鹽者多
帶刀杖故取前漢龔遂今人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
何為帶刀佩犢意言但得鹽法寬平令民不帶刀劔而
買牛犢則民自力耕不勞勸督以譏鹽法太峻不便也
又云老翁七十自腰鎌慙愧春山笱菽甜豈是聞韶解
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意言山中之人飢貧無食雖老
猶自採笱菽訖訖時鹽法峻急僻遠之人無鹽食用動經
數月若古之聖賢則能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

而樂手以譏鹽法太急也又云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
青錢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意言
百姓請得青苗錢立便於城中浮費使却又言鄉村之人
一年兩度夏秋稅及數度請納和預買錢今來更添青
苗助沒錢因此荏家幼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着次第但
幸得城中人語音而已以譏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東坡開運鹽河詩云居官不任事消散羨長卿胡不歸去
來滯番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晷晷晚鼓動
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法然淋衣纓人如鴨與猪投
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綫路不容足又與
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莫泥中行寄語故山人董勿

勸羨是時盧秉提舉鹽事暨開運鹽河差夫千餘人
其於大雨中却役其河只為搬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
秋田未有有如農事其河中間有泥沙數里意言開
得不便自必記南勞苦各馬長竹之官而不任事之愧
陶淵明不早并官歸去也與事未休而終人故云
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之言百姓已苦甚每大雨
又助官以之夢民轉致百姓受斃人在此中辛苦
無異點與務入言其亦在泥中與牛羊爭路行幸歸
田豈大此其故云寄語故山之謹不可廢鹽法而思仕
官以訛開運鹽河不當之妨農事

蘇東坡八一五口觀潮作詩云長見生長狎濤浪冒利

忘生不言於東海者知明主意應遂於西...田時新
古言...潮故云...生...神......不自伶
蓋...朝之人為貧官中利物致...問有...故朝
言...其為...時又好與...利因...言東海者知
明主...意教......東...此意當...作函
地...下...田此...之必不可...者以詆與水利之難成
也

子瞻任杭州通判日...
與知湖州...
耳...
其是時約...
不指言時事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不得說也又云天
目山前...
送...溪入太湖...
相度堤岸又云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與水利之
人以譏諷水利之不便也

王詵送韓幹畫馬十二疋求跋尾子瞻作詩云南山之下
汧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屯陝秦川四十萬
疋如雲烟駉駉駘駘驪駟騅白魚赤兔駢皇輪龍驪鳳
頸寧且妍竒姿逸德隱驚頑碧眼胡兒手足鮮歲時剪
刷供帝閑拓袍臨池侍三千紅粧照日光流淵樓下玉螭
吐青寒往來蹙躅生飛端衆工甜筆和朱鉉先生曹霸

弟子韓廐馬多肉尻臍圓肉中畫骨誇尤難金霸玉
勒綉羅鞍鞭箠刻烙傷天金不如此圖近自然平沙細
艸荒芊綿驚鴻脫兔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
首服短轅意以騏驥自比訛執政大臣無能盡我才如
王良之御者何必折節于求進用也

子瞻膺月遊孤山詩云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
悞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
百日愁歎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幽人紆
人生何者非蕩產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
掃除白髮頰首蒲麻鞋短褐隨臘夫射一狐兔供朝
晡陶潛自作五柳傳潘閔畫入三峰圖吾年凜凜今幾
餘知非不去慙徯遠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益虎為難
摹此詩云悞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以譏新
法行後公事鞭箠多也

詼諧門

老杜贈韋左丞有朝巾富兒門暮隨肥馬塵至為殘盃冷
炙之語及姜少府為清觴異味即云新歡使飽姜侯德
王倚為沽酒割解即云故人情義晚誰似豈附炙老饕
如是哉蓋託文字戲謔也然又不可不慮故有褊性貪
幽摟干謁傷有恥事干謁以自見其志亦如示姪佐云
甚聞霜薤白重憇意如何已應春得細頗賁寄來遲皆
戲言也終慮痴人以夢為實故示姪濟云所來為宗族

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正如淵明乞食
篇云飢來驅我去不知意何之行村正斯里扣門拙言
辭其卑汚乃尔不肯為五斗折腰殆與公笑

試問高呼二十首何如低唱两三盃又譬如長大人不以
長為苦婦來被上下一夜著無如天竟有贊云書生大
抵多穿相金眼除非是党公皆笑林語也

北夢瑣言載江陵世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如飯甑措
大多如鯽魚退之耐崔少府伊陽詩云下言人吏希惟
是虎與虎余官辰溪時士人皆可喜而不多得近城人
虎雜居戲為對云固冠思得多於鯽士人刻木惟宜少
似虎吏人

其見同侪因行飲令人索一魚名有浙人大唱云周公魚
余謂客坐且喜召伯鮓有對矣滿堂若胡不止因戲為
之成其語云京語鮓先誇召伯浙因魚或號周公晉溪
文潛詩見曹鞭晉學官府翁伶兒痴旁笑侮平明坐衙鞭
復呵賢於群兒能幾何見曹鞭晉以為戲翁怒鞭人血
流地一種戲劇誰后先我笑為公兒更賢余謂此詩亦
不可不令操權者知也坡云不辭脫袴溪水中水照
見催租厭等閑戲語亦有所補

後山詩話云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
袖太琅璫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琅璫舞袖長語俚而
意切相傳以為笑

後山詩話云乞猶詩秋來鼠輩欺猶死窺雀翻盤撓夜眠
聞道狸奴將教子買魚穿柳聘街蟬雖滑稽而可喜千
歲而下讀者如新

三直方詩話云謝王炳之惠玉板紙詩云王侯髻若綠坡
竹此出髯奴傳炳之大以為憾送零陵主簿夏君玉詩
末云因行訪幽禪頭陀烟雨外蓋君玉頭甚大故以此
戲之

東軒筆錄云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仍俾其黨因事薦
引言穀在詞林宣力實多微伺上旨 太祖笑曰翰林
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
宣力之有穀聞之作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文章不啻

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季士年年依舊畫葫蘆 太祖薄
其然望遂決意不用矣

西清詩話云高英秀者其越國人也其詩友口給好
罵滑稽每見眉目有異者必薄短於日後 馮惠咏薄
徒嘗說名八詩病云 南賢漢史云一秦手未曾半
破曹公符云傻乎沉定具破船詩李群玉詠鸛云方
穿語曲岢岨路以知翰格疎整其之見楚語詩羅隱云
雲下雞大劉文過月裡笙歌燭帝歸定見也 杜可鶴
二今日偶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誰題此猶子詩也不
然安古四蹄蒼寧笑謀而已

芳口溪漁隱白劉生落葉詩云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窠

郎僧不厭一片俗嫌多
石柳詩云半烟半雨溪橋畔
問六朝詩山路中
無限意千絲萬絮惹春
風或謂此二詩
謎子觀者試一思之方
知其妙也

隱居詩云
陰山吼賊風
帳中驚起黑鬚翁
平明不覺金印出
更把金鞭打鉄驄
不知何人之詩
頗為邊人傳
諷有張師雄者
居洛中
以甘言悅人
晚年尤甚
洛人目為
蜜翁翁會
一傳胡騎犯邊師
雄倉皇震恐
衣皮裘
西室
相如
麻矣
奈人呼
上窟為土空
邊為無
不待全師出
連着皮裘
賊孔賊帳中驚起
蜜翁翁

入土空

許身一何愚
自比稷與契
杜陵布衣老
且愚信口自比稷
與契
其平居超超自是唐虞上人
時夸儀秦似不可曉
颺飄蘇季子
六印佩何遲
敵表蘇季子
歷國未
知還季子黑貂敝
得無妻嫂欺
戰國奸民蘇張為渠
此老不應未喻
及觀薇蕨餓首陽
裘馬資歷
賤子欲適從
疑誤此二柄
其意甚明
前言蓋戲耳
碧溪

許彥周詩話云
黃魯直愛與郭功甫戲
譎嘲調雖不當
盡信至如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
做甚此語切常有益於學者
不可不知也

家詩話總龜卷之三十八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九

神仙門

高尚处士劉臯謂士大夫以嗜慾後才以財利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李術殺天下後世世神仙中人不能發此

言也復齋漫錄

熙寧中王迪為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道人來磨鏡因俾迪自照乃見星冠羽幘縹緞見鏡中迪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悞念墮此勉自脩証勿論苦海既去迪具以告其妻妻然之遂弃官與妻隱去郡僚挽留不可皆作詩以餞行時新建主簿劉純臣有詩錯警拔可以記其實云髮如抹漆左參軍脫去青衫作隱倫世上更

無羈絆事而中別有自由身鼎烹玉兔山前藥花看金
鰲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烈藍田夫婿捉蒼真石婦姑
蘇不知所終同上

周貫自言勝東人嘗號木鴛子善屬文游於洪州西山嗜
酒不羈布褐粗全人或贈之錢則詣酒家取醉余嘗散
墜不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五十余年而顏如初至
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声使之親近不得也熙寧
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樓止張生為具酒食而宿
中夜逆旅之主人聞戶外有車馬合沓声起而視之無
有也唯貫所卧室月止開尤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
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尉吳杲御徃按之貫身繫如

生執而轉之腹中汨汨如浪鳴焉縣簿劉純臣使人
棺斂埋於地云張生還家其弟迎門曰周翁凌辰見遇
今徃双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者也貫所著華陽二篇
坐卧不離懷袖人莫得見久之曰純臣恥而有之純臣
稍其文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記之曰八十西山作
酒仙麻鞋亂斷布衣穿形骸一脱塵緣尽太極光陰不
記年洪資範冷齋夜話嘗記之然互有不同同上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
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白益
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為郡小吏其後余謫居黃州
有眉山道士陸推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

師道為漢州太守太初徃客焉正旦日見師道求衣食
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交坐於戟門下遂
卒師道使卒舁徃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
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
鴈橋下跌坐而逝焚之城人見火焰上眇眇焉有一陳
道人也東坡

新安聶師道宗微少事道士于方求發迹遊名山數見異
人揚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微實輔佐之蓋為國師三十
年楊氏未解化而去弟子葬之舉棺惟衣履存焉順義
七年楊溥贈問政先生方外之兄德誨為新安太守乃
於郡之東山築室以居方外號為問政山房問政之名

或得於此茗溪澳隱曰問政山去新安郡城十許里岩

谷幽邃今有琳宇在焉國初黃台留題詩云千尋練帶新

安水萬仞花屏問政山自少雲霞居物外不多塵玉到

人間壺懸仙島吞舟罷枕浸星宮咒水開神壇思

句曲松昏紫氣度幽閔龜成錢甲毛猶綠鶴化鱗翎頂

更般阮洞神仙分藥去蔡家兄弟寄書還筠枝挺柱葛

莆節筍憤高簪玳瑁班新隱漸聞侵月屈猶伶猶說枕

沙灣黃精苗倒眠青鹿紅杏枝低挂白鷗海上使頻青

鳥點篋中藏火白駒手踈俗礼慵非傲肘後靈方秘

不慳室錄匣垂金縷帶絡囊條鍊玉連環常尋靈穴

通三楚擬過流沙化石壘容易煮銀供客用辛勤栽

果與猿投靜張琴局舖還打點考仙經銷又剛休並葛
鞋寒兔伏恣橫怪凡老龍跼溪童乞火朝敲竹山口
琴夜撼壞花氣熏心香馥馥澗声聆耳响潺潺高墳
自掩浮生骨短晷難凋不死顏早晚重逢蕭塢客願隨
芝盖出塵寰余以續仙傳高道傳二書放之詩中所用
事多出師道本傳山谷

唐末有狂道士不知何許人又晦其名氏遊成都忽詣紫
極宮謁杜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諾之而不與之
進道士日化貨藥於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飲之惟唱感
庭秋一詞其意感蜀之將亡如秋庭之哀落然人未之
曉但呼為感庭秋道士凡 平人亦不知其真一夕大

醉婦夜將闌尚聞唱声愈高有訝之者隔戶窺之見灯
燭綵綉筵具器皿罗列甚盛狂道士左右二青童立侍
時斟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先生乃歎其戶曰光庭
量識膚淺不意上仙降鑒深為罪戾然不揆愚昧而匍
匐門下冀一拜光灵以消塵障道士曰何辱勤拳之若
是當出奉見乃令二童收筵具器皿及陳設致於前堦
之則随手而小如符子狀置冠中又將二童按之如木
偶可寸許又置冠中乃啓戶光庭恍然而入但空室而
已 高道傳

唐清遠道士同枕恭子游虎丘詩曰余本長殷周遭四惟歷
秦漢計之至唐則二千余歲矣顏魯公愛而刻之且有

詩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陳蓋指為神仙也李衛公
追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逸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
則逸人指清遠而前哲謂魯公也其後皮日休陸龜蒙
董皆和之仙耶鬼耶則不必問然僕獨愛其數句云吟
挽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陵亂白雲
蒼翁欲歸青松忽消半於乎借使非神仙才鬼也詩
周
異聞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非洞壑
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為呂謂之孫仕德宗朝今云開元
則呂翁非洞窟無可疑者茗溪漁隱曰回仙嘗有詞云
黃梁猶未熟夢鷲殘尚用枕中記故事可見其非呂
也靈怪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絕相類浮世

枯固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作夢既可笑亦可歎
已復齋漫錄

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秋風冷今
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傳此詩自國初時
即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終難整又立盡梧桐碎影用
回仙語也古今詞話語云耆卿作頌
一闕忽驚
一嬾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詩
能用之夢竟記其事世傳乃鬼
言怪誕無可攷
據蓋不曾見回仙留題遂妄言耳

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少好畫往
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一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

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藥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為精金老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若不為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而平生弱於黃白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其得方不能不為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_乞為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輩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_此方每淡金一两視其分數不足一

分輒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井_中煨之鎔即傾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深淺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其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董為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隣郡公使酒以贓收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造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竟嘗為此法古愷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意病拍覆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後十年余謫居筠州有蜀僧儀介者師文事禪師文之所至輒為修造所

言不實而真知錢所從來介秘其術問之不以告人介以曉禪師善家為駭言其方大類扶風關元寺僧所傳者然介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吾溪進德曰洞微志載葉生者與前事相類其以得乾銀術妄費而受福故曰仙謂述東老云聞公有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蓋嘉之也此真可為貪者之戒龍川略志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一嘗應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風骨秀偉楚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声清負於古今治亂老猶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

器十數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以具先為壽如何公曰飲器中惟鍾鼎為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為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願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如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即奉杯舉白常命東老鼓琴回乃浩歌以和之又嘗園菓以相娛止奕數子輒拂去笑曰祗恐暮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蚋尚多待人秉扇改拂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噴之挿於遠壁須臾蚊蚋盡撲壁間而所飲之地洒然東老欲有所叩先託以末歐蚊之法回云曰且飲小

術烏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
義又多陰功此予今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
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以四大假舍之身未可
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為大事死知所住則神生於
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之回公曰此古今所謂第
一最上極則也此去五年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
之所鍾愛者予階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
先期而知重勿動懷恐喪失公之真性東老領而悟之
飲將達旦則瓮中所釀山留糟粕而無余瀝矣回公曰
久不遊浙中今日為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孝世
人用筆書乃就篆席上福也畫字題於卷尾其色微

黃而漸加黑故其言有回仙人贈東老詩西隣已富憂
不足東老雖貧樂有余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
書凡三十六年已而告別東老啓關送之天漸明矣握
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
莫知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吉東老微意乃屬其族人而
告之曰回公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嘗謂予曰此去五
年復遇今日當化去予意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子
階又適在京師干薦回公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指館
凡回公所言無有不驗陸云光回仙錄

吾迺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傳授
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真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

言言錄目卷之三十九
萬尺獲希夷之妙旨吾得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第二
度起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
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聚之時嘗遊兩浙京
汴譙郡嘗着白襪角帶右眼下有痣如人間使者筋頭
大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乃之實有三劍一
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劍世有傳吾之神
不若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故為人若反是雖
携手接武終不成道蒼溪澳隱曰回仙有沁園春一闕
明內丹之旨語意深妙惜乎世人但歌其詞不究其理
吾故表顯之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時正一陽
初動中宵漏永溫溫鉛鼎先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
合進火功夫九用龍曲江上青月華瑩淨有箇鳥飛
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器中養就兒辨水涼清濁木金
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
脩尤太遲蓬萊路遠三千行滿獨步雲梯

集一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

後集

鄧城阮一閱編

皇明宗室月窓道人刊

鄧陽程珖校

神仙門

陳東靖康間嘗飲於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東不願
乃去倚欄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東不覺傾听視
其衣服皆故弊時以手揭衣爬搔肌膚綽約如雲乃復
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紅颺綉簾旌花嫩不禁
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鏗鉄板閑引步
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

東問何人製曰上清蔡貞人詞也歌罷得數錢下樓亟
遺僕追之已失矣 出夷堅志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野路無人
自還李王好書神仙隱遁之詞豈非遭罹多故欲脫世
網而不得者邪 東坡

葛稚川神仙傳載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方平謂曰不見
姑已百年矣擘麟脯行酒而蔡經竊視麻姑手如鳥爪
心念曰背蟬時正可爬背方在念而方平已知責經曰
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手可爬背於是鞭經背皇祐中
江西有一事正類此或題麻姑壇記以嘲之曰五百年
來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娥擘麟方擬窮歡喜不禁闌

入背詳何 隱居詩話

劉跛子者青州人也拄一拐每歲必一至洛中看花館范
家園春盡即還京師為人談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戲
之有大范者見之即與二十四金曰跛子喫半角小范
者即與十金喫梳篦於是詩謝伯仲曰大范見時二
十四小范見時喫梳篦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
一生張丞相召自荆湖時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車騎
甚盛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遷客湖湘召
赴京輪蹄迎送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入閭龜
辱驚陳瑩中甚愛之作長短句贈之曰槁木形骸浮雲
身世一年兩到京華人遷兼與爾看洛陽老聞道鞵紅

最好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
年華留不住飢寒困寢觸處為家這一輪明月本自無
瑕隨分冬裘夏葛都不會赤水黃芽誰知我春風一拐
談笑有丹砂余政和春見於興國以詩戲之曰相逢
一拐大梁聞妙語時時見一班我欲從公蓬島去爛銀
坑裏看青山子姻家許中復之內乃趙槃參政之孫云
我十許時見劉跛子來覓酒飲笑語而去計其壽百四
五十許嘗書于京師新門張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
東書邸中人無識之者冷齋夜話

范致虛居方城有高士館於家自言昔乃白髮社翁遇師
授以神藥今年踰下壽顏渥如丹有孺子色既久歸

留一絕末句云莫訝秋黎歸去早舊山閑却一溪雲清

詩話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為非市井人也墨既
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
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盡
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
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跌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
明說如此東坡

近有人遊羅浮留一宿岩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絀
毛覆躰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嘯教
聲响振林木歌詩云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

三聲空山秋月白 西清詩話

張宣熙寧中夢行人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闕金碧瓊瑤琅珞者數百人揖宣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當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間語耳宣成一絕句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佳絕未免近凡酌酒一盃極其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寤 同上

慶州布衣賴仙芝言運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事南漢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益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作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

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復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無異相傳如此後頗進仕者 東坡

大學體遠齋饒州一士人遇遊道士道士本里人化去已多年一日來客位相訪約士人請假歸齋假簿中有詩一絕乃道士所書也詩云相別來來一百秋幻泡重作故人遊紫泥白雪尋常事何苦人間詩不休 今殿堂

鍾弱翁帥平涼一方士通謁從牧童牽黃犢立於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頗能賦此乎笑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牧童乃操筆大書云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

詩話卷之四十一
風三四聲歸來飽飭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既去郡
人見方士担兩大甕長歌出郭迹之不見兩甕乃二口

豈洞賓耶 西清詩話

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播書其家東老庵之
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
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余次其
韻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
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符籙道士辰與際華岳先生尸
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句傳青紙小朱書淒涼雨露三
年後彷彿塵埃數字餘不用描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
中書山谷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黃塵車馬道獨

清閑自然爐息初虎繞與龍盤九轉丹砂就琴心三疊盡
珠看舞胎仙便萬釘寶帶貂蟬富貴欲熏天黃糧吹未
熟夢驚殘身并海底直道作人難袖手江南去白蘋紅
蓼再游湓浦廬山往三年有人書此曲於州東茶園酒
肆之柱間或愛其文指趣而不能歌也中間樂工或按
而歌之輒以俚語竄語睅然有市井氣不類神仙中人
語也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此曲廣陵市上童兒和之乃
合其故時語此道士去後乃以物色迹之知其為呂
洞賓也茗溪漁隱曰近時吳江長橋岳虹亭屋山壁上
草書一詞人亦以為呂仙作其果然耶詞曰蜚梁歌水
虹影清光曉橘里漁鄉半烟草看來今往古物是人非

言言錄卷之四十一
五
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衣風帽四海誰知道一劍橫
空幾番到披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掃去也琳宇洞天
無鍊指雲屏炮嶂是吾廬但滿地蒼苔年年不掃東坡
知制誥李大臨西川人有門人背偃不能仰視因以藥市
罷見一道士云秀才有錢丐一二百為酒資書生云家
貧無錢所居有薄釀同一醉可乎道士欣然便往酒半
道士問何故背偃書生言不幸遇此疾無如之何道士
因出藥三十粒云來日五更面東以新汲水下覺微燥
不足怪書生如所教既服藥燥甚不可勝展轉於榻上
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縮漸覺舒快比明身已直矣蜀人
重藥市蓋常有神仙之遇焉
六昌雜錄

予治平末沂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真君丹
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予知金丹訣邪道士曰
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予佳其
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
所能堅疑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事內必
調養精氣極其後內丹成則不能死也然隱居人間久
或托尸假而去求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
和合而成非精所能易也惟外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
皮骨飛行無碍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以交之則服外丹
者多死譬積枯草繫而置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善
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臟

皆化為黃金者又有服玉屑死於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予之說信然或後十余年官于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為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暮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公何以知其藥成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真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也予為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龍川畧志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

歌詠門

熙寧間奉詔定蜀楚秦民三家所獻書得一牋紙所書花蓋夫人詩三十二首乃夫人新筆而錄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前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可惜也謹令繕寫入三館而歸口誦數篇於丞相安石明日與中書語及之而王珪馮京願傳其本於是盛行於世夫人偽蜀孟昶侍人事具國史若溪漁隱曰閱此詞如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中黎園弟子簇池頭小艇來候宴遊試炙銀笙先按

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月頭

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教

千遇著唱名多不語含羞

過御床前內人追逐採蓮

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如

不齊拍水並船相聞濕羅衣

厨舡進食簇時新侍坐無

行列近臣日午殿頭先索膾

隔巷催喚打漁人皆清妙

可喜花蕊又別有逸詩六十

六篇有近世好事者疑如搜索續之篇次無倫語意與

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為亂真矣耶摘其一二云羅衫玉

帶最風流斜挿銀篔簹慢裹頭閑向殿前騎御馬掉鞭橫

過小紅樓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沉檀刻

作神仙女對捧金盃水上來

王平甫

周世宗時陶尚書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奉盟西及

冲烟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余讀

張君房脞說進士謝朓寓居宅應晚至縣橋忽見女郎

自舟中出曰某楚小陂也可見訪舟中懷中出詩二首

其一云畫橋直下是蘭舟破月冲烟任意遊金玉滿堂

無用處早隨年少去來休其二云妾貌君才兩不常君

今休苦更思商兒家自有清溪水飲著方知氣味長前

篇與少游所言不同者數字更有二首為異至謂寶應

亦同君房著脞說在真廟時不應東坡少游之志也後齊漫錄

余讀江南錄丘孟陽有賦名嘗夢一官人迺入一第中具

飲其旁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斯乃吾所述賦

藁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

詩話總編卷之四十二下
求之谷曰它曰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州茶陵
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焚故書必毀而燔之蓋可信
也 文昌雜錄

呂申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解字中素有鬼物號
榆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出厨間與群婢相
偶或時不見家人見之亦不以為怪公呼問之即下
階拜之云妾在宅日久雖非人然不為禍公亦置而不
問常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懷肚群婢戲之自言非
久當產遂月餘忽不見出云已產矣請視之後園榆木
西南生大贅乃是視之果然 見聞錄

東坡記徐州通判李維有子年七八不善作詩忽咏落
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經詳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
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於五行為弗類意蘇
氏詩圖之色為不耳今因冠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
五七言之詩各隨其所行而為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
之言數可知已至於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
其舊而并錄於其首云 東觀餘論

載璇璣圖序云前秦安南將軍竇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
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妻蘇知之求而獲焉苦加
撻辱滔深恨之陽臺又專伺蘇之短護毀交至滔益忿
蘇氏年二十一滔鎮襄陽與陽臺之任絕蘇氏之音問
蘇悔恨自傷因織錦回文題詩二百餘首記八百餘字

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名曰璇璣圖遺蒼頭賁至襄陽滔
覽錦字愈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関中而具車從迎蘇氏
一息好為重茗溪漁隱曰王白寮有點絳唇一詞送韓濟
一之歸襄陽云峴首亭空勸君休墮羊碑泪宦遊如寄且
一伴仙翁醉說與鮫人莫解江皋珮將歸思暈紅索翠袖
一織田文字初寮用事以其漢上故然於送人之詞似難
一用也 待兒小名錄

南齊楊侃性豪後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
唐人作楊柳枝辭曰認得楊靜婉腰後人却除家字只
一使楊靜婉笑矣李太白云子夜吳歌動君心李義山云
一書長夜歌亦有子夜女善歌非當時可及也 許彦周詩話

古今詩人詠嬾人者多以歌舞為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

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秦妙

舞鄭女髮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

舞出妓行前弘執恭觀妓詩云學舞俱回雪分歌共落

塵陳陰鏗侯司空宅咏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蒼落舞衫

前陳劉剛亦云山邊歌兩日池上舞前溪庾信趙王看

妓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撻看妓詩云並歌時

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隣妓詩怨歌声易斷

妙舞態難收陳元琰春園听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

飄舞衣釋法宣觀詩云舞袖風前奉歌声扇後嬌王勣

咏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刘希夷春日聞

人詩以池月伶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者有以歌
扇對舞衣者亦七雖相緣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
杜子美取以為艷曲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復齋錄
綠朱井在白州双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為
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者
老云汲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里問以美色無益於是
遂以巨石填之若溪漁隱曰山谷詩云欲買娉婷供煮
茗我無一斛明月珠用此事也 太平廣記

石季倫王明君辭云延我以穹庐加於閼氏名閼氏單于
妻也上烏前下章移切前漢匈奴傳曰冒頓後有爰閼
氏生小子顏注閼氏匈奴皇后號劉真又云匈奴單于

號其妻為閼氏耳顏便以皇后辭之大俚俗也西河舊
事云失我祁連嶺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
嬾人無顏色蓋北方有焉支山山多紅藍北人採其花
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嬾人粧時用此頰色殊鮮明
可愛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胭脂也錢昭度作王昭
君詩云閼氏統聞易妾名漏期長似俟河清則誤讀氏
字為姓氏之氏矣 藝苑雌黃

古今辭人作明妃辭曲多矣意皆一律惟呂居仁獨不蹈
襲其詩云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
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 若溪漁隱

韓子蒼題昭君圖詩寄語双髮負薪女炙面謹勿輕離家

余考唐逸士傳云昭君至今生女必灸其面白樂天詩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癩痕乃知灸面之事樂天已先道之也 復齋漫錄

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君字嬀妃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曄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還番而重失信夷狄然曄不言呼韓邪願壻而言四五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與之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自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

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誅毛延壽琴操之按又言木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以其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嬀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無所攷正自信史書尚不同况傳記乎要之琴操鼠牴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村人生女必灼艾炙其面慮以色選故也昭君卒塋匈奴謂之青塚晉以文王諱昭號明妃云 韓子蒼昭君圖叙

集一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二

鬼神門

昔年陳州有文妖自云孔大娘 昏夜於鼓腔中與人語
言尤如未來事時晏元憲守陳方製小錄一揆脩改未
定而孔大娘已能歌之矣亦可怪也

長安慈恩寺有數女仙夜遊題詩云黃子陂頭有月明強
踏華筵到曉行烟波山色翠黛橫折得落花遠恨生化
為白鶴飛去明夜又題一首湖水團團夜如鏡碧樹紅
蒼相掩映北斗闌干移曉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亦婉約
可愛 許彦周詩話

請紫姑神大抵能作詩然不甚過人舊傳一士人家請之

既降偶書院中子弟作雨詩因率爾請賦頃刻書滿紙
其警句云簾捲滕王閣盆翻白帝城誠可喜也 同上

聖齋廣錄載司馬槓官于錢塘夢蘇小小歌蝶恋花詞一

閱其詞頗佳詞云妾在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記流

年度燕子却啣春色去黃昏絕度消消雨蟬髮犀梳雲

欲吐檀板新聲唱徹黃金縷酒醒夢回無覓處淒涼明

月生秋圃

若溪漁隱

魯直記江亭鬼所題詞有泪眼不曾晴之句余以此鬼票

東坡樂章有秋雨晴時泪不晴之語復齋漫錄

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

赴水曰有嬾人以詩招我詩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

已有書謝畧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

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訊之

云是夕忽當沆濯焉 細素雜記

唐高宗燕群臣賞双頭牡丹詩上官召客一聯云勢如連

一壁友情若臭蘭入計之必一英奇女子也 許彦周詩話

東坡後集有題絨錦圖上回文其一云春晚落花餘碧草

夜凉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馬邊城暮雨映疎簾綉閣空

其二云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回腸風吹絮雪

愁紫骨泪洒繡書恨見郎其三云羞看一首回文錦錦

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絃愁是斷弦琴淮

海集載東坡跋云余少時見一江本其後有人題詩十

餘者皆奇絕今記其三首然則此詩非東坡所作也少
游又云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五
絕今以補子瞻之遺即叢話前集所載回文詩五首是
一也世以為少游所作亦非也若溪漁隱

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羅
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唯曉外繞七言
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傳言亦謂錄句脫
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
一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
一之脫畧也政和初予在洛陽於王晉玉詩得唐程士南
一故此并申誠之釋而後曉然是詩初不舛脫蓋沈公未

若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
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云是謝中舍問其研光帽事
自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
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余讀唐羯鼓錄汝陽王璣明皇
愛之乃隨遊幸璣常戴研光帽子打曲上有摘紅擗花
一采置之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若花落隊上笑此事
與前極相類後齋漫錄

陳甲為成都守李西美謬館客舍于治事堂東偏之雙竹
齋紹興二十一年四月西美浣花回得疾旬日間甲已
寢聞堂上婦人語笑声即起應門窺觀有女子十餘皆
少艾有容色而衣結束頗異或坐或立或步庭

中甲猶疑其為印家人以主人翁病輒出但怪其多也
須之一人曰中夜無以為樂賦詩乎即口占曰晚雨
簾纖梅子黃晚寒捲雨月侵廊陰把酒不成飲識者無
情更斷腸一人應齋答之曰舊時衣服及雲霞不到迎
仙不是家今日接臺渾不識祗因古木記宣華餘人方
綴思甲味其詩語不類人方悟為鬼物忽寂無所見
后以語蜀郡父老皆云孟氏有國時嘗造宣華殿於
摩訶池上今郡堂乃其故趾所見之鬼妾云西美病遂
不起 夷堅志

魯直自黔安出峽登荊州江亭柱間有詞曰簾捲曲闌獨
倚江展暮天無際泪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

花亂委撲漉必鷗驚起詩句始成時沒入蒼烟叢裏魯
直讀之悽然曰似為予發也不知何人所作所題筆勢
妍斬歌斜類女子而有眼泪不曾晴之句不然則是鬼
詩也是夕有女子絕艷夢於魯直曰我家豫章吳城山
附客舟至此墮水死不得歸登江亭有感而作不意公
能識之魯直驚寤謂所親曰此必吳城小龍女也 冷齋

長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圃時花亦一日有金犢車從數
女奴皆艷麗下飲于庭邀生同坐甚款洽將別出小碧
笺題詩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一片時惆悵深
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 侯鯖錄

張確嘗游雲上白蘋洲見碧衣女子携手吟咏一篇云碧

詩話續編卷之四十二
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隱
玲瓏玉花藏縹緲客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確逐之
化為翡翠飛去 樹萱錄

番禺鄭僕射嘗將湘中宿於駟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樹
醉秋色碧溪彈夜弦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頃刻不
見 樹萱錄

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墀翠杓為君
斟酌今時不飲何時歡樂此廣記所載鬼詩也山谷云
當是鬼中曾子建所作翰亦蘇公以為然又一篇云玉
戶金缸願陪君工部鄴宮中金石絲簧鄭女衛姬左右
成行綺綺繽紛翠眉紅粧王歡轉盼為王歌舞頭得君

歡長無尖苦蘇公以為鄴鄴宮中金石絲簧此兩句不
惟人少作而知之者亦極難得耳醉中為余書此張文
潛見波谷論說鬼詩忽曰舊時鬼作人語如今人作鬼
語二公大笑 王直方詩話

東坡作慶州八境詩曰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蕃志記
慶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詩也
後得續法帖記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
市多賢壘還山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譚番陽山
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采木者豈鉉未嘗見十
道四蕃志也 漫叟詩話

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綉旗宮前白髮人猶

唱開元太平曲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
得荷渾忘却空得荷葉蓋頭歸浦口潮來初渺漫蓮舟
浴漾采花鞋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回再摘看爺娘
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
為灰不堪著惆悵金泥撲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
布施剛番得恰似知逢李少君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
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余與魯直壽朋天會于伯
時齋舍此一卷皆仙鬼所作或夢中所作也又記太平
廣記中有人為鬼物所引入墟墓皆華屋洞戶忽為劫
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荒荄半落松風晚清吾每
愛此兩句東坡

酉陽雜俎載鬼詩兩篇山谷喜之其一曰長安女兒語

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了空渾忘却蛾眉空帶九
秋霜其二曰流水涓涓芹苴芽織鳥雙飛客還家荒
村無人作寒食殞宮空對棠梨花洪駒父詩話

李真言字希古嘗夢至一宮殿有數百妓拋毬人唱一詩
覺而記三首云侍宴黃昏未肯休玉塔夜色月如流朝
來自覺承恩最笑倩旁人認綉毬隋家宮殿鎖清秋曾
見嬋娟賦綉毬金鑰玉簫俱寂寂一天明月照高樓堪
恨隋家豈帝王舞腰投盡綉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
不是金爐舊日香今古詩話中載此詩只有二首不及
此詳備故盡錄之侯鯖錄

百家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二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三

釋氏門

坡贈辯才云我比陶令愧公為遠公復時辯才退居未嘗
出入坡往見之遂出至風篁嶺又云如使北山人來記
二老游用老杜寄贊上人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皆
一儒一釋也又寄岑參問少游失解云底事秋來不得
解之定中試與問諸天盖劉禹錫和宣上人賀王侍郎
放榜後詩云借問至公誰可仰支郎天眼定中觀不惟
兼具儒釋又正屬科場事其不泛如此君溪詩話

夢得送僧君素云去來皆是道別此不消魂坡云古今
正自同歲月何必書此等語皆通徹無碍釋氏所謂

具服也 同上

端師子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綵帛像其皮時時
著之因以為號秦少游聞其高道請申座端以手自指
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笑千古意分明
少游首肯之能誦法華經必得錢五百乃開秩目誦數
句即持錢地坐去其缺簿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
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
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
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搐其頭推倒乃行
又有夫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
誠敬信端見堪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擢之而去

章相子厚請升座使余秀老撰疏叙其事曰推倒回頭
擡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吟僧
官宣至此以手耶榆曰止乃引聲吟曰本是消湘一釣
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端頓大笑曰我觀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僧室傳

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蒞衣未必清貴不肯換金
章汀草畔浦花旁靜鳴榔自來好箇漁父家風一片消
湘金華俞秀老作此篇道人多傳之非道意也寂其語
不然如是若溪漁隱曰傳燈錄云玄沙福州閩縣人姓
謝氏幼好垂釣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年甫三十
忽慕出塵乃弃釣艇投芙蓉山訓禪師落髮用此事

也山谷

冷齋夜話謂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詩有逼真處曰教聲
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
知有人家在翠微余細味之句格故佳但異淵明語
豈得謂之逼真處若東坡和陶詩前山正可數後騎且
勿驅此方是逼真處德洪不善評詩此豈足憑哉若溪
師住天台梅子真舊隱一僧入山迷路問曰和尚在此山
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什麼處
去師曰流水可隨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令僧去請出
山師有偈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
遇之猶不顧野人那得苦追尋大寂闍師住山乃令一

僧到問曰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
向我道耶心是佛我便向廬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
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心師云遮
老漢惑亂人未有子曰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耶心耶
佛其僧迴牽似馬祖又云大衆梅子熟也茗溪漁隱曰
韓子蒼送僧住梅山詩云寺闌岑寂知何許想到千岩
萬壑開待得梅山梅子熟宗辭先寄一枝來用前事也
傳燈錄

梵志翻睿禪人皆道是錯尔可刺尔眼不可隱我脚一切
衆生顛倒皆類如此乃知梵志是大脩行人也者茅容
季偉田家子尔殺雞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宗林宗

言詩集卷之四十三
起拜之因勸使就學遂為四海名士此翻著複法也今
人以珍饈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世合義則與已不合
義則稱親萬世同流皆季偉之罪人也 山谷王梵志

明州妙音僧法淵為人陽狂曰飲酒市肆歌笑自如勾錢
於人得一錢即欣然以為欣得之多復與道路廢疾窮
一者能言人禍福無不驗人疑其精於術數故號淵三命
一發言無常及問之掉頭不答惟云去又有喪之家必往
哭之壑則送之無貧富皆往莫測其意人以其狂又號
顛僧大覺禪師初住育王開堂僧佹然出問話人莫不
竊笑大亮問顛僧是顛了僧又了顛荅曰大亮是大了
覺覺了大大覺默然皆眾驚愕一日忽於市相別携

酒一壺至郡守宅前據地而飲觀者千餘人酒盡懷中
出頌一首欲化去眾皆引聲大呼云不可於此遂歸妙
音趺坐而化頌曰咄咄平生顛蹶欲問臨行炉中大雪
真相至今存焉 三山光入語錄

蓬州道士賈善翔字鴻舉能劇談善琴嗜酒士大夫喜與
之游東坡嘗過之獻書問曰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
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末云鴻舉下語
賈荅曰老道士這裏沒許多解數張天覺跋其後云去
時八萬四千不知落在那邊若不斬頭覓活誰知措
大叅禪 東泉雜錄

太白夜懷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佑獨坐有

句云凝神入混沌萬又成虛空予愛二才子吐辭精敏
之力等入道深密之狀同合而書之聊資以用法藏碑
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師廣
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佑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
股此詩當與黔安並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弥年其
他詩亦甚佳如云含風廣殿聞碁响度日長廊轉柳陰
頗似文章巨公所作殊不類衲子又善作小詞情思婉
約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參寥雖名世皆不能及許彥周詩話
城外土饅頭草在城裏一人吃一箇莫嫌沒滋味已且
為土饅頭尚誰食之今改預先善酒澆使教有滋味山
王梵志

余在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應
供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予口占嘲之曰十八聲聞解禪
少叢林漢亂山門不知何處羅齋去不見雲堂第五
尊明日有女子來拜叙曰兒向營兵妻也寡而食素夜
夢一僧來言曰我北景德僧因行失隊頗相引歸寺可
乎既覺而鄰家邀飯入其門見壁間有畫異僧形像了
然夢中所見也時朱世英守臨川異之使迎還閣藏之
冷齋夜話

元豐間嘗久旱 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夕夢有僧乘馬
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中貴人道夢中
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至第十三尊略

言詩紀事卷之四十三
彷彿郎迎入內觀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為霖辜所望神僧吐霧應精求元叅厚之云仙驥籟雲穿仗下佛蒼吹雨布天流蓋記此事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州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為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賜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網羅漢石林詩話

魯直使子對句云呵鏡雲遮月對曰啼粧露看花魯直罪子於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子竟不曉此論冷齋夜話僧寶傳覺範所撰也但欲馳騁其文往往多失事實至於作贊又雜以詩句此豈文法不曉之意也冷齋詩話

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峯崇公事迹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蹤又云廬山殿閣如生成食堂處處禪牀折我自三門如冷灰盡日長廊卷風葉又為奇語云如月照衆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時而春無迹但其才性競爽見於言語文字間若於禪門本分事則無之也苕溪漁隱

前輩好稱僧悟清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為句意皆新然余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急細流翻乃知魚浪痕圓之句出於此也復齋漫錄

泉州僧慶老有詩云交情老去淡如水病骨秋來瘦作松真方外語也詩說

汪彥章龍溪集有霜餘溪上四絕顏可東溪集亦有霜
一餘溪上五絕內四絕即龍溪集中詩但一絕不是所謂
故人江北江南岸者餘皆同之不知竟誰作邪四絕中
其一云水似秋蛇巧作蟠山如濃翠擁高鬟清風明
月元無主乞我烟蘿茅數間味清馭可愛若溪漁隱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三終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四

釋氏門

予謫海外上元椰子林中漁火三四而已中夜聞猿聲悽
動作詞曰疑祥宴罷聞歌吹車轂走香塵起冠壓茗枝
馳萬騎馬行燈鬧瀉樓簾捲陸海鰲山對當年曾看天
顏醉御杯舉歡聲沸時節雖同悲樂異海風吹夢嶺猿
啼月一枕思歸泪又有懷京師詩云十分春瘦緣何事
一掬歸心未到家若溪漁隱曰忘情絕愛此瞿曇氏之
所訓惠洪身為衲子詞公有一枕思歸淚及十分春瘦
之語豈所當然又自載之詩話矜衒其言何無識之甚
邪冷齋夜話

往年余宰分寧覺範從高安來館之雲品寺寺僧三百各持一幅帑求詩於覺範覺範斯頃立就余見之不憚曰詩當必加思豈若是容易乎覺範笑曰取笑吾意而已相別十年覽其遺編進記平生不覺殞泪余欲刪去冗長定取精深數十百首仍為作序以示世人老懶未暇也僧中初無具詩眼者已刻書肆每以為恨端三已收一霎掛龍雨勿起千岩撼鷓風挂龍對換鷓皆方言古今人未嘗道又云麗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海東青又云文如水行川氣如春在花皆奇句也雪浪齋日記云余至瓊州劉蒙叟方飲於張守之席三鼓云遺急足來覓長短句欲問叙何事蒙叟視燭有蛾撲之不去曰為賦

此急足反走持紙曰急為之不然獲譴也余口授吏書之曰密燭花光清夜闌粉衣香趨遶團團人猶認假為真寶蛾豈將灯作火看方歎息為遮欄也知愛處實難以忽然性命隨烟燭始覺從前被眼瞞蒙叟醉笑首肯之既北渡夜發海津又贈行為之詞曰一段文章種性更謫仙風韻盡戟叢中清香疑宴寢落日清寒落花信愁似海洗光詞錦後夜掃舟雲濤宣醉枕冷齋夜話東坡長短村南村北響鏢車參寥詩云陽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秦少游孤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三詩大同小異皆奇句也高齋夜話吳僧道潛有標置常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道中作詩云

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
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赴官錢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
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舊相識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
之館於道遥堂士大夫爭識之東坡饜客罷略而俱來
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
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
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褊憎九子
如仇嘗作詩曰去歲春風上國行爛窺紅紫厭平生而
今眼底無姚魏浪蓋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道潛
作詩追法淵明其語有逼真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
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桡杼知有人家在翠

微時在東坡在黃州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日與詩僧
相從豈非隔林彷彿聞桡杼者乎真東山勝游也坡以
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吾師七字師號冷齋夜話

華亭船子和尚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撼動萬波
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
其為人山谷倚曲音歌成長短句曰一波撼動萬波隨
菰笠一釣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
疑上釣還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冷齋夜話

靈徹詩僧中第一如海月坐殘夜江春入暮年窓風枯硯
水山雨慢瑟弦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前輩評此詩
云轉石下千仞江靈表前日記

唐李愷之子源以父死王難不仕居洛陽惠林寺與僧負
澤遊一日相約遊峨嵋山源欲沂峽澤欲取巒谷路源
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或舟本南浦見嬾
人錦襜負甕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救由此者為是
也源驚問之澤曰嬾人姓王氏吾嘗為子孕三歲矣吾
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時願公臨
我以一笑為信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
至暮澤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果笑源後適吳
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
舊情認賞月吟風不要論戀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
性長存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又曰身前身後

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却回烟棹
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東坡詩云欲向錢塘訪負澤葛
洪波畔帶秋深即此事也 甘澤語

遠法師居廬山下持律精苦過中不受密湯而作詩換酒
飲陶彭澤送客無貴賤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行過虎
溪數百步大笑而別故禪月作詩云愛陶長官醉兀兀
送陸道士行遲遲買酒過溪皆破戒斯何人斯師如斯
故效之番陶淵明把酒梳送陸脩靜過虎溪宵次九流
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 山谷

文殊問無著近離甚處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多
少著云或三百或五百者問此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

居龍蛇渾雜著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雪竇頌
曰千峰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潭堪笑清涼多少
衆前三三與後三三傳灯錄

大覺懷瑾禪學外工詩荆公與之游嘗以其詩示歐公曰
此道人作肝臟餒頭也荆公不悟其戲問其意歐公曰
是中無一點菜氣連蒙 仁庙賞識畱任東京靜因禪
院甚久嘗作詩進呈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
身歸老此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又
曰堯仁况是如天闊乞與孤雲自在飛 冷齋夜話

不坡言僧詩要無蔬筍氣固詩人龜鑑今時候解便作世
網中語殊不知本分家風水邊林下氣像蓋不可無

若盡洗去清拔之韻便與俗同科又不足尚齊已云春
深遊寺客花落閉門僧惠崇云曉風飄絮遠暮雪入柳
深之句草實相副頌非佳句邪天聖間閩僧可士有送
僧詩云一鉢即生涯隨緣度歲華曼山皆有寺何處不
為花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他年訪禪室寧禪路途
賒亦非食肉者能到也 西清詩話

西湖僧清順頌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曰城中寸土
如寸金幽軒種竹只十箇春風慎勿長兒孫窳我堦前
綠苔破又有久服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後染綠陰繁不
碍清風度閑行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未啼破
幽絕處荆公遊湖上愛之乃稱揚其名坡晚年亦與之

游甚多醉唱齊夜

東吳僧惠詮佯狂垢汚而詩語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壁
曰落日寒禪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來掩片月隨行屐
惟聞大吠聲更入清羅去東坡一見而和其後曰但聞
煙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惟應山
頭月夜夜照來去詮竟以此詩知名齊夜話

東坡元豐末年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書抵金山了
元禪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立等接人元得書徑來
東坡迎笑問之曰以偈為獻曰趙州當日少譙光不出
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林東坡
拊掌稱善僧室中

王荆公丁家艱閱以典於蔣山元禪師游從如兄弟
公嘗問祖師意曰元不答公扣之公般若若有郭三有
近道之質一更恐生來恐絕公曰願聞其說元曰公
一世緣深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心未卑又多怒而學
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利名如脫髮其
淡薄如頭陀比為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
拜受教元為人閑靖寡言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
公後罷相居定林稍覺煩動即造元相向默坐終日而
去有詩題覺海方丈贈之云往來城府住山林諸法脩
然但一音不與物為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
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歲晚比窓聊寄傲蒲萄

言言經言卷之四
落半牀陰入以為實錄僧空傳

雪竇顯禪師嘗作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指
磨貪生日日區區去喚起回頭爭奈何世人貪着愛境
以妄為真迷而弗返讀此偈者宜如何哉雪竇語錄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四終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五

釋氏門

王績作被召謝病詩云橫裁桑柘杖直剪竹皮巾鶴警琴
停夜鶯啼酒甕春顏回唯樂道原憲豈宜分異觀此數語
又豈以招聘為喜乎坐獨詩寄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
欲令無作有翻覺寔成虛詠懷詩云故鄉行處是虛室
坐間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薛收詩類此北山
僧教我似真如使我視所遺自覺塵累袪問有知績有
得於佛氏者甚深也西清詩話

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宗達若西來方有之陶淵明時未
有也觀其自祭文則曰陶子將辭逆放之館永歸於本

言詩餘卷之四十五
歸於本宅其擬挽詞則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其
作飲酒詩則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莫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遠蓋第一達磨
也而老杜乃謂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何耶東坡論
陶子自祭文云出妙語於續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
蓋深淵明者 同上

世稱白樂天學佛得佛光如滿時趣觀其吾學空門不孝
仙歸則須歸堦率天之句則豈解脫語耶元微之詩雖
不及樂天遠甚然其得處豈樂天所能及哉其遺病詩
云况我早師佛屋宅此身形復捨彼就此去留何所索
前身為過迹末世即前程蛇骨龍不死蛇皮蟬自鳴則

與賈誼忽然為人何足控持化為異物又何足患之語
何遠耶孟郊未嘗留意於此而吊元魯山詩有苟含天
地秀皆是天地身之句亦可嘉矣 同上

許渾送栖元奔釋奉道詩云仙骨本微靈鶴遠決心潛動
毒龍驚送勤尊師自逸將入道詩云蒼鷹鳥出塞胡鹿
白鶴還鄉楚水深送李生弃官入道云水深魚避鈎雲
迥鶴辭龍皆獎之也至送僧南歸詩云送師不得隨師
去已戴儒冠事素王豈渾亦有逃禪之意也 同上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覓天地寬庶得鏡
中像盡作無主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真寺
詩云更聞東林磬九竅本非一與中尋覓花寂尔諸像

言詩餘集卷之四十五
滅蓋知妙明真心不關諸象起於是理亦可謂超然者
矣同上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於此道更無疑然
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畫吾則行未應隨冥漢之句則於
理尚有礙矣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我何耶東坡奉
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事大笑遯兒詩云
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故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應
無斷者冰消那復有冰知主人若苦令僕認認主人人
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只從
半夜安心後矣却當年覺痛人贈東林摠老詩云溪聲
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

如何舉似人如此等句雖宿單於柶不能屈也

同上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於東坡而問道於山谷山谷作
八詩贈之其間有寢興與時俱由我屈伸時飯羹自知
味如此是道否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咸池浴日
月深宅養靈根胸中浩然氣一家同化元是教之道教
也聖學魯家恭惟同出自乘流去本遠遂有作書肆
是告之以儒道也

同上

歐永叔素不信釋氏之說如醉淨照師云佛說吾不學勞
師忽欵關吾方仁義急君且雲水閑酬惟吾師云子何
獨吾慕自忘夷其身韓子亦謂收歛加冠巾是也既登
二府一日被病亟費至一所見十人冠冕環坐一人云

叅政安得至此宜速反舍公出門數步復往問之公等
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為
亡人追福果有益乎卷去安得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
遂信佛法又康公得之於陳去非去非得之於公之孫
恕當不妄葉少蘊守汝陰謁見永叔之子棐久不出已
而棐詩數珠出謝曰今日適與家人共為佛事業問其
所以棐曰先公無恙時薛夫人已如此公弗之禁此也
遠師作白蓮社與謝灵運陸脩靜等十八人為社客獨淵
明不肯入社視眾人固已高矣無為子楊次公又從而
笑之其作廬山五笑於陶有曰我笑陶彭澤聞鍾暗欽
眉盪與急回去已是出山還視彭澤又高一著矣俱丹陽集

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實之大截所以傳佛心印
作將來眼所補大矣樂天詩詞其問何所不有而實大
藏何耶東都聖善寺蘇州南禪院各有之自且著集序
李公垂作詩美之曰永添鳴宝集莫雜人乘經所謂盜
憎主人者耶又觀題文集檀云身是鄧伯道世無王仲
宣只應分付女番與外甥傳於是後名亦大孜孜矣同上
大觀中吳興郡有邵宗益者剖蚌得食中有珠現羅漢像
偏袒右肩矯首左頤衣綾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慈
感寺之臨溪流建炎間憲使楊應誠與客傳玩之次不
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於烟波渺茫之中一索
而獲噫亦異矣葉少蘊有詩云九淵幽怪舞垂涎游戲

那知我獨尊應迹不辭徒異類截身何意恋窮源歸
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知就鷲嶺存此話須逢老摩詰真
通無碍本元門曾公衮云不知一壳幾由旬能納須弥
不動尊疑是吳興清雪水直通方廣古灵源月沉濁水
一圓明在蓮出汗泥寔性存隱現去來初一致莫將虛幻
點空門一時名公和篇甚衆今截慈寺同上

有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架支提以舍僧伽者洛中之
澄觀也故退之元和五年為洛陽令與之詩云火燒水
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
啄門疑啄木有僧來訪呼使犀挿腦高頰鶴者也蔡
元名八師為華嚴疏主譯經潤文者會稽之澄觀也故

裴休為其塔處云元和五年授僧統印歷九宗聖世為
七帝門師俗壽一百二者也傳燈錄有鎮國大師澄觀
谷皇太子問心要有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
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之句所造超詣豈若前二澄觀
有金植福筭以窮海者之比哉又有曹谿別出第二世
五臺山華嚴澄觀大師既有華嚴二字又有無名禪法嗣
之言似即會稽澄觀然續云無撓緣語句可錄則又非也
光明經載流水長者子以象負木救十千魚生切利天
可謂悲濟之極報驗之速矣厥後現於記傳有放鱗得
金放龜得印者其類甚多遂使上撓生元緣之慈下士
豈有因之果皆流水長子之慈意余君之金溪上暇日

率同志率小舟載魚鼈蝦蟹命五比丘誦室勝佛名若
十二因緣法作梵唄捨之溪中坐間有請作詩以紀一時之事
者余輒為書云漁師竟日漁水族作斤賣小拍使鬼兄滿
載獲鱗介鯢鯨未易羅所得亦殊態青雙及公私朱鮪兼
小大霜鮒尚貫針土負或粘塊輪因積文螺郭索走蒼鱗
濕珠相吻濡目分莫羨芥豈知惻隱人規作江湖貨因呼
小青翰放溜舞澎湃跌坐忘黑衣號佛指青賴經翻流水
篇梵起魚山俱傾盆帶寒藻圍上看于邁驚疑或依蒲喜
濯或生喝快若鷹辭鞞歡如囚破械定非校人池恐是餘不瓜
一願汝藉佛力求脫鈎網債口張聊尔耳香餌莫渠愛普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五終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五

釋氏門

常應物奉訓處士叔詩云高齋無事宴罷清夜道相存東
坡次王鞏韻云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子由春盡詩
云楞嚴十卷幾迴讀法酒三升是客同道貴冲寂冥主
歡暢二者恐不能相善也白樂天延樂命醺之時不忘
於佛事至今達者譏之葛常之

衡州花光仁老以墨為梅花魯直觀之嘆曰如嫩寒春曉
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余因為賦長短句曰碧瓦籠
晴香霧繞水殿西偏小駐聞啼鳥風度文璫吹語笑南
枝破臘應開道骨不凡江瘴曉春色通靈醫得花多

少抱癉醜寒春杳杳譙門畫角催殘照又曰入骨風流
國色透塵種性真香為誰風流帝粧半樹水村春暗
雪壓低枝籬落月高影動池塔高情數筆寄微茫小
初開霧帳前蝶恋花右西江月也 冷齋夜話

余自并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小溪風物類斜川余兒
童時戲劇之地也嘗春深獨行溪上作小詩曰小溪倚
香漲攘我夜月灣新晴為不平約束晚見還銀梭時撥
刺破碎波中山整釣背落日一葉嫩紅間又嘗莫寒端
見白鳥作詩曰刺水殘山慘淡間白鷗無事小舟閑
中著我添圖畫便是華亭落照灣魚豈曰觀君詩說烟
波漂渺處如陸忠州論國政字字 入前身非篙師沙

戶種類邪有詩其畧云吾年六十子方半搗項項螺忘
歲年脫却衲衣著蓑笠乘伴澹翁刺釣船嘗對淵材誦
之曰淵材曰此退之澄觀我欲收歛加冠巾換骨句也
冷齋夜話

余還自珠崖館于高安大愚山陳瑩中自台州載其家耒
漳浦過九江愛廬山因家焉以書督余兼程來余以三
日至湓城瑩中曰自此公可禁作詩無益於事余曰敬
奉教然余兒時好食肉母使持齋余叩頭乞先飯餐肉
一日母許之今日當准食肉例先吟雨詩喜吾二人死
面更生何如瑩中許焉曰鴈蕩天台看不足般兒女
寄遙窓徃來漳水謀二頃偶愛廬山家九江名節適真

如醉白生涯頴略似湘龐向未萬事都休理且听樓鍾
宴夜撞與公灵鷲曾听法游戲人間知幾生夏口甕中
一歲盈像孤山月下認歌聲翳消已竟帶礦及方知珠自
一明教抹多陽殘雨外一番飛絮滿江城瑩中喜而謂余
一曰此岐山猪肉雖美無多食後三年余客水見瑩中
一姪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余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
一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攬閑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
一物多備作疾快心事過必為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
一病前能自防余謂勝柔曰公疾詩如食鯽魚惟恐遭骨
一刺與岐山猪肉不可同日而語也 冷齋夜話

陳瑩中謫令浦時余在長沙以書抵余為負華年經入嶺

有偈曰大士游方與尺回家山風月絕纖埃杖頭多少
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余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
一俯看人世過飛埃湖南嶺外休分別圓寂光中共往未
一又聞嶺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外雪壓倒千年
一樹老兒拊手笑有眼未曾觀故應潤物材一洗瘴江霧
一寄語牧牛人莫教頭角露又曰偏界不曾藏處處光皎
一皎開眼失蹤由却緣太分曉園林忽生春萬瓦繁一笑
一遙知忍凍人未悟安心了 冷齋夜話

余觀誌公十二時頌自非深悟上乘同佛知見豈能作此
語也是時達磨猶未西來誌以明此理所謂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者誌公沒於天監十三年而達磨以普通八

年至金陵由此之魏傳佛心印禪宗方興近世學佛者
往往忽此頌而弗觀蓋貴耳而欺目矣余嘗于書此頌
置之座右朝夕味之尤愛其後一首云雞鳴丑一顆
圓珠明已久內外推尋竟捨無境上施烏渾大有不見
頭又無手世界壞時終不朽未了之人听一言只這如
今誰動口以至三祖信心銘永嘉証道歌皆禪學之髓
初地之人其可弗觀乎 荅溪漁隱

陳休常荅黃是仲二書叙學佛之旨深切著明余嘗三復
其言歎其有理恨未能尽行也休常又有頌六首今錄
一二首其一云密坐研究有細微到頭須是自忘機應無
祖佛能超越豈有宛親更頓遠歷歷孤明猶認影巍巍

獨露尚披衣嗟會得昭靈者也道尋師肯歸其三云
個中端的有誰知知者歸來刻刻見即聞還錯
會離聲離色轉乖違山青水綠明玄旨鶴唳猿啼顯妙
梳有意竟渠終不遇無心到處盡逢伊冷齋夜話云陳
瑩中此歸過南昌言鄒志克在詔州極精進閉門誦華
嚴經舍利生袖間此真入信位日誦華嚴於觀音像前
有脩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謁茆出之不可乃垂枝覆
像如世所畫寶陀嚴竹今猶無恙詔人荷鎖之以為過
客游觀北還至永州淡山岩有狷狐九貴客至則鳴志
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之完怪之僧以狐鳴為言
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居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狷狐

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苕溪漁隱

余讀劇興朝悟道經真集其言曰余少治儒術長登仕版
蓋未嘗信佛也三十有二歲見東林長老總公與之語
七日姓生信焉即取其書讀之三年蓋恨其信之之晚
也然循其理而體會則似悟還迷依其法而行持則暫
靜還擾既而閱傳燈錄始知佛有法眼妙心密相付囑
而達磨西來單傳此事衆生悟者可以見性而了心其
後發明此事但覺境界非常取証道歌讀之句句盡是
吾之心地讀至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真光色非色如
是希奇之事吾今已得現前任是千聖出來已須退步
始得示人以偈曰世間多少英雄漢終是迷人喚人喚
可憐眼底黑漫漫不見驪珠光燦爛過今晡又未旦不
竟年華暗中換急抬頭高著眼徑寸不容蚌中產靈利
男兒薦得時好笑交渠腸款斷又詩云今士堂堂此事
同歸因处处獲真通片心豁去滄溟窄及眼開未宇宙
空出海銀蟾光動地離弦金簇疾追風須知佛祖埋藏
後坐斷千差是此翁

苕溪漁隱

百家詩話拾龜卷之四十六 終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七

燕八門

銅雀只古人賦詠多矣鄭惜云舞餘依悵泣歌罷向陵看

張正見云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賈至云靈几臨胡

奠空牀卷夜衣王勃云妾本深宮妓曾城閉九重君王

歡宴盡歌舞為誰容沈全期云昔年分食鼎今日望陵臺

一曰雄圖盡千秋遺令開皆佳句也羅隱云強歌強舞

音一難勝花落花開淚滿繒祗合當年伴君死免教憔悴

坤一西陵似比諸人差有意也魏武陰賊險相盜有神器

宮竊英雄之名而臨死之日乃遺令諸子不忌於葬骨

之地又使伎人看銅雀臺上以歌舞其魂亦可謂愚矣

東坡云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嘔嚔涕泣留連妾嬖分
香奩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真名言我葛常
人君不能制欲於嬖人以至溺惑廢政未有不亂亡者桀
奔南巢謫皆文喜魯威末國惑始齊姜妲已褒姒以至
楊妃張孔之徒皆是也吾於西施王之耽惑不減於諸
后一夕越兵至而王不知也鄭毅夫詩云十重越甲夜
城圍燕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兵功第一黃金只合駐西
施謂非西施則吳不亡吳不亡則安得以黃金而銑之
容哉東坡范蠡詩云誰將暗矢射吳兒長笑申公為夏姬
却遣姑蘇有麋鹿更令夫子得西施言楚申公欲弱楚而
強吳者以夏姬之故曾不如范蠡滅吳霸越而坐得西

施也 同上

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教人出家妓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
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東坡乞詩詩中有魚吹細浪歌
搖日舞罷花枝婦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侯鯖錄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十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一
善舞者名媚兒容質渾麗而軀幹甚偉豪士特所寵愛
命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云舞袖褊裒影搖千尺龍蛇
動歌喉死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頽然不悅而去述齊聞覽
王晉卿都尉既喪蜀國貶均州姬侍尽逐有一號者號曉
春鶯色藝兩絕平居屬念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內徒
汝陰道過許昌市傍小樓聞泣聲甚悲晉卿異之問乃

詩話續編卷之四十一
轉春鶯也恨不可復得因賦一聯佳人已屬沙吒利義
士今無古押衙晉卿每話此事客有足成章者晉卿賢
之尤愴然其詞曰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
翠袖香殘空濕泪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
義士今無古押衙回首首塵兩沈絕春鶯休轉沁園花

西清詩話

蔡持正謫新州待兕名琵琶嘗養一鸚鵡持正每呼琵琶
即和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琵琶在後候觸響猶傳言
呼之持正感傷成疾不起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
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若以漁隱曰持正守
安州夏日登車蓋作十絕句為吳起原箋注得罪謫新

州其間一絕云紙屏石枕竹方牀拋書午夢長
牀起茫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殊有閑適自在之意
侯鯖錄

回紋兩續必徧獨此五詩不然其一曰紅窓小泣低聲怨
永日春寒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匆匆
其二曰同誰更倚窓綉落日紅扉小院深東復西流分
水嶺恨兼愁續斷弦琴其三曰定信風飄霜葉黃冷灯
殘月照空牀看君寄憶回紋錦丁字索愁寫斷腸其四
曰前堂畫燭殘凝泪半夜清香舊染衾烟鎖竹枝寒宿
鳥水沈天色霽橫參其五曰小翠斂時聞燕語泪珠彈
處見鴻歸多情妾似風花亂薄倖郎如露草希
漫叟詩

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一行云鴻門玉斗紛如雪十
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二月紅霸業已隨烟灰滅剛
強公死仁義王陰陵失路非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
用屑屑悲紅粧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入坐中老香
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
曲聞來似歛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愁听楚歌時滔
滔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立士當年遺事久成空慷
慨樽前為舞誰若逐漁隱曰此詩乃許彥國表民作表
民合肥人余昔隨先君并合肥嘗借得渠家集集中
有此詩又合肥老儒郭全美乃表民席下舊諸生云親
見渠作此詩今白端伯編選亦列此詩於表民詩中

與余所見所聞合覽者可以無異亦知冷齋之妄也
冷齋夜語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
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脩後宮

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
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个是男兒
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總數萬爾
後山詩話

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宋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
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蜀主與花蕊夫人夜
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宋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未已
死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水肌玉骨自清

涼無汗殿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為足之云茗溪漁
隱曰漫叟詩話所載本事曲云戲唐一老尼能誦後生
詩首章兩句與東坡洞仙歌序全然不同當以序為正
也東坡洞仙歌序

楊元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
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欹橫
髮亂起來携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
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細屈指西風幾時未
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錢唐有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
章兩句後人為足其意以填此詞余嘗見一士人誦全
篇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暖簾開明獨窺

人歌枕欹橫雲雲亂起來瓊戶時見疎星渡河漢

西風幾時未只恐流年暗中換漫叟詩話

太和初有為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時太尉李逢吉

留守求一見既不敢辭盛粧以往李命與衆姬相見李

姬四十余輩皆出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亦辭以遂

疾罷坐信宿耗絕但然歎不能已已為詩兩篇投獻明

日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

有仙踪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去月宮深紗

窓暗想春相憶書幌誰今夜獨吟料得此詩天上月只

應偏照兩人心一篇亡茗溪漁隱曰余觀劉賁客外集

有憶妓四首內有一首即前詩也其餘三首亦是前詩

之意也古今詩話中既不云御史姓名則此詩豈非夢
得為之做手乎古今詩話

何彼穠矣之詩美王姬而作也周姬姓故皇女皆稱姬如
陳媯楚羊齊姜之類是也後世凡婦人皆稱姬誤矣南
朝人士皆謂姬人如蕭綸見姬人詩所謂狂夫不如妾
隨意還家刘孝綽詠姬人未出詩所謂惟開見叙影簾
動聞釧声梁王僧孺為姬人怨詩所謂還君与妾扇歸
妾與君表江托為姬人怨服藥詩所謂妾家却好輕
薄持忿仙童一丸藥是也丹揚集

史詩話退之詩云長安衆富見盤饌羅羶葷不能文字
飲惟解醉紅裙而老有二奴號締挑柳枝故之曰張籍
云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為李千志叙當世名
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
一世戒邪而竟以藥死故白樂天云退之伏留黃一病
竟不痊也若溪

唐語林退之二侍妾一曰絳桃二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
玉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
特地寒不見園桃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蓋寄意二
姝逮婦柳枝踰垣遁去家人追獲於鎮州初婦詩云別
來楊柳汀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住有小園桃李在留
花不發侍郎婦自是專寵絳桃矣若溪

百家詩話捻龜後集卷之四十七終

百家詩話拾遺後集卷之四十八

麗人門

陳疏字夢和莆田人崇德初登第為福州古田尉既至官感一倡周氏周能詩嘗有詩贈疏曰夢和殘月過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寓筑字也又有春時詩曰瞥然飛過誰家燕蔦地香未甚處花深院日長無個事一瓶春水自煎茶

夷堅志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為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曰清詞麗句求叔子瞻曾揚步似恁文章寫得出未當甚強後小詩話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年丁巳歲年未如
如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尽時張子野
老子杭多為官妓作詞而不靚靚獻詩云天與群芳
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為藥人題徧自分身如
鼓子花子野於是為作詞也同上

蘇子瞻通判錢唐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妓陳狀以
年老乞出藉從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雜九尾
野狐從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藝為一郡之最聞之亦陳
狀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
比之群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喜謹如此通水燕訪歸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

席間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大我
巢穴一時平婦未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后山詩話
李元膺妻作長短句云去年相逢深院宇海棠下曾歌
金縷歌罷花如雨翠羅衫上點點紅無數今歲重尋揮
手處空物是人非春暮回首青門路亂紅飛絮相逐東
風去元膺尋亦卒冷齋夜話

杜大中自行伍行將與物無情西人呼為杜大虫虫妻有
過亦公杖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牋表皆此妾所
為一日大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筆頗佳因書一闋寄
臨江仙有彩為隨鷓之語中竟而視之云鷓且打為
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今是堂手錄

東坡在豐城有老人生子焉具召東坡且求一詩東坡問
翁年壽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幾何曰三十東坡即席戲
作八句其警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希年
迪齋閑覽

治平中錢忠道過吳江愛其風物清佳留亦不能去諷詠
遊賞遇一女子小舟獨棹於煙波浩渺間忠悅之作詩
贈女子其警句云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輪竿
女子得詩携之婦呈其父其父蓋隱淪客也喜忠此詩
遂以女子奉忠箕箒泛舟同入烟波不知所往青瑣
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照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
作西窓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麟既解

元因見此篇遂與之為親余以為乃二十八字媒也德
麟名令時東坡作秋陽賦云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
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時字也坡云且教人別處
使不得若溪漁隱由德麟小詞有臉薄難裁泪眉長易
覓愁之句人多稱之乃全用也香奩集桃花臉薄難裁
泪柳葉眉長易覓愁一聯詩但去其上四字耳王直方詩話
毛達可未第時其內以一詩寄之云別燭親錦字書擬憑
歸鴈寄天隅經年未報于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寄齋錄
近時嬾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雨疎
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
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綠肥紅瘦此言甚新又九日詞云

言言...
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此語亦煩人所難到也易安再
適張舟未幾反目有啟事與綦處厚猥似棄榆之晚景
配茲駟儂之下材傳者無笑之 苕溪漁隱

朝奉郎立屏中諸女皆能文詞每兄弟內集又聯詠為樂
其中嘗作寄夫詩云簾裡孤燈竟曉遲獨眠留得宿得
粧眉珊瑚枕上驚殘夢認得蕭郎馬過時 苕溪漁隱

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能詩者最
衆張奎妻長安縣君荆公之妹也佳句為最草草盃盤
供笑語昏昏灯火話平生吳安持妻遙美縣君荆公之
女也有句云西風不入小窓紗秋意應怜我憶家極目
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泪看黃花刘天深妻平甫女也句

有不緣燕子穿簾幙春去春來可得知荆公妻吳國去
人亦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有待得明年重把
酒携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脫洒可喜之句也 隱居詩話

作詩押韻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数首之後亦煩人
云蚌胎光透壳犀角暈盈天 許彥周詩話

廣漢營妓小名僧兒秀外惠中善填詞有戴者志其名兩
作溪守寵之既而得請玉局之祠以婦僧尼作滿庭芳
見意云團菊包金叢蘭減翠盈成秋暮風烟使君歸去
千里倍潜然兩度朱轡鴈水全勝得陶侃當年如何見
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煩梳洗懶尋思陪宴花月湖
边有多少風流從事索牽聞道霓旌羽駕看看是三局

神仙應相許冲雲破霧一到洞中天若溪漁隱

姑蘇官妓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州太守召飲

元長聞瓊之能詞因命即席為之乞韻以九字詞云韓

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

卮芳酒記得南宮高過弟兄爭占鰲頭金炉玉殿瑞烟

浮高占甲科第九蓋元長奏名第九也復齋謾錄

夏均父嘗言詩之比類直要相停常與客泛舟載肥妓而

飲濁酒其詩曰蟻浮金椀濁妓壓金船低詩說雋永

文潞公守洛富鄭公致仕司馬温公宮祠范蜀公自許下

未同過即會出四玉杯勸酒官妓不謹碎其一潞公將

治之温公請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礼蚤聞於往記彩

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乃笑而釋之

東坡自戲塘杖召過京師林子中作守郡有會坐中營妓

出牒鄭客求落籍高莹求從良子中命呈東坡東坡索

筆為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客我樽前先墮

幘落筆生風藉藉藉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莹骨冰肥那

鮮老從此良徐南夜清風月滿湖暗用此八字於句端

也若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乃東坡贈潤守許仲塗

且以鄭客落籍高莹從良為句首非林子中也同上

江寧章文虎其妻劉氏名彤文美其字也工詩詞嘗有詞

記文虎云千里長安名利客輕騎輕散尋常難禁三月

好風光滿堦芳草綠一片杏花香記得年時臨上馬看

人泪眼汪汪如今不忍更思量恨無千日酒空斷九回
腸又云向日寄去詩曲非敢為工蓋欲道衷腸萬一耳
何不掩惡輒示他人適足取笑文虎也本不復作然意
有所感不自已小詩二章、四句奉其一云碧紗窓外

蟬牽斷愁腸懶昼眠千里才郎歸未得無言空撥

烟其二云益扇停揮白日長清風細、襲羅裳女

報新鞋酒安得良人共一觴
茗溪漁隱

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故李易安祭趙湖州文

云白日正中竊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怜杞婦之悲深

嬾人四六工者四六談塵

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曾夫人魏后有易安李李在趙氏

時建炎初從秋閣守建康作詩云南來尚怯吳江冷北

狩應悲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北來消息欠劉焜

詩話雋永

山谷戲聞喜遣侍兒來促詩云日遣侍兒來報嘉草鞋十

里踏堤沙鳩盤茶樣施丹粉只欠一枝蒿苣花其醜陋

可想山谷亦善戲也茗溪漁隱

劉偉明既喪愛妾而不能忘為清平樂詞云東風依舊着

意隋堤柳槎頭鷺見黃欵就天色清明時候去年紫陌

青城今朝雨晚雲魂斷送一生憔悴知他幾個黃昏與

唐阿仄之詞有間矣復齋漫錄

陸敦礼藻有侍兒名美奴善綴詞出侑樽俎每巧韵於坐

言詩總集卷之四十八
客頃刻成章卜筮子云送我出東門乍別長安道兩岸
垂楊鎖暮烟正是秋光老一曲古陽關莫惜金樽倒君
向消湘我向秦魚雁何時到如夢令云日暮馬嘶人去
船逐清波東注後夜最高樓還肯思量人否無緒無緒
生怕黃昏踈雨者溪漁隱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
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
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
心安處便是鄉因為綴此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
分付點蘇外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万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

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東坡雜

余觀古今詩話翰府名談皆載寇萊公待兒舊苑詩二首
和章一首並同翰府名談仍益以恠辭吾所不取今但筆
其詩云公自相府出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下公投金
鍾獨酌令歌數闕公贈之束綵歌者未滿篠飛自內窺
之立爲詩二章呈公公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由自尚
嫌輕不知織女營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其二云夜冷
衣單手屢呵幽窓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以
大姬一曲歌公和云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
梭人間萬事君休問且向樽前聽豔歌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八

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八

七

七

集一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九

飲食門

唐御食紅綾餅烝為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迺孫等二十八人燕於曲江勅太官賜餅烝止二十八枚而已迺孫後入蜀頗為蜀人所易嘗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烝來其為當世所貴重如此酉陽雜俎載人衣冠家有蕭家餠餠使家粽子韓約櫻桃餠餠又有胡突鱸麇皮索餅之類號為名食不至於甚侈而美有餘亦紅綾餅烝之類也

晉史稱何劭驕奢簡貴衣裘服玩新故巨積石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而曾所食而曾所食不

過萬錢是劬之自奉侈於父也而劬贈張華詩乃云周
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約能存無頌俗
在簡約塞問焉足莫是以姬孔為法以管氏為戒也審
能如是則史所書又如何哉以史為正則所言誣矣
東坡擷菜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盧服生兒芥有孫我
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苟能如此則豈肯後
嗜欲於口腹之間哉

酉陽雜俎載鄭愨嘗於使君林避暑取蓮葉以簪刺其心
令與柄通其屈莖如象鼻傳酒喻之名為碧筒蓋取蓮
葉芳馨之氣雜於酒中為可喜也故東坡詩云碧筒時
作象鼻灣白酒微帶荷心苦是已大抵醪醴之妙詩外

而發其中則格高而味奇如大宛之葡萄大官之桐馬
皆藉他物以成者趙德麟以黃柑釀酒東坡嘗作洞庭
春色賦遺之所謂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俱還坡亦
以松明釀酒所謂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而獨高二酒
至今有用其法而為之者至坡在黃州自作蜜酒惠州
自作桂酒皆一世而止蓋出於一時之戲劇未必皆中

節度爾

同上

酒之種多矣有以綠為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葉盃樽
綠是也有以黃為貴者老杜所謂鸞兒黃似酒是也有
以白為貴者樂天言玉液滿金卮是也有以碧為貴者
老杜所謂重碧醅春酒是也有以紅為貴者李賀所謂

小槽酒滴珍珠紅是也今閩廣間所釀酒謂之紅酒其
色殆類胭脂西陽雜俎載賈璠家蒼頭能別水常乘小
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以釀酒經宿色如絳名
為崑崙觴是又紅酒之尤者也同上

張衡曰客賦醉言歸稱露未晞王式曰客歌驪駒主人歌
庸歸賓主之情可謂粲然者至李太白陶淵明則不然
各常為詩曰我醉欲眠君且去雖曰任真之言然亦太無
主人之情矣司馬溫公獨樂園飲云浩歌縱飲任天機
莫使歡娛與性違玉枕醉人從獨卧金羈倦客聽先
歸其二子之意也白樂招客飲云客告暮將歸主稱
日未斜又命小青娥長跪謝貴客其視張衡王式尤為

有委曲相者然置酒送李漳州詩曰獨醉似無名借君
作題目又何與招客飲之詩異乎東坡醉眠亭詩云醉
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苦賢山谷云欲眠不遣客
佳處更難忘如是則不失賓主之禮又有可以通我之
情是賓主之情兩得矣同上

賢者豹隱墟落固當和光同塵雖舍者爭席何病而況於
杯酒之間哉陶淵明杜子美皆一世偉人也每田父索
飲必使之畢其歡而盡開情而後去淵明詩云清晨聞
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
候疑我與時乖老杜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叫
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二公皆有位者也於田父何拒

焉至於田父有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之說則姑守陶
之介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隣叟則何妨杜之通乎 陽秋
復齋漫錄云唐李敬方歡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
人只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
一若非盃酒裏何以寄天真 焚香羨絕句云二月已破三
一月漸老逢春能幾迴莫思身 幾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
盃二詩雖相緣而杜則尤甚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飲
空歸去洞口菘苔也笑人之句蓋出於方敬

詩說隽永云福州嶺蛤蠣號西施舌極甘脆其出時天氣
正熱不可致遠呂居仁有詩云海上九魚不識名百年
生命一杯羹無端更號西施舌重與兒曹起妄情

藝苑雌黃云河豚所附本草云味甘温日華子云有毒子
按倦游雜錄云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暮
春柳花飛此魚能大肥江淮人以時為珍更相贈遺腐
其肉雜葦荻芽沍而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歲有
被毒而死者南人嗜之不已故聖諭詩春洲生荻芽春
岸飛楊花河豚當此時責不數魚蝦而其後又云炮煎
苟失所轉喉為莫耶如此則其毒可知本草以為無毒
悞矣或云河豚子不可食其大纜一粟浸之經宿如彈
丸人有中其毒者以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皆可解予
嘗見其漁者說其所取之由曰河豚盛氣善怒每伏水
底必設網於上故以物就而觸之彼將奮怒而上遂為

所獲吳人珍之以其腹腴為西施乳予嘗戲作絕句云
萋蒿短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時其美遠勝西子乳
吳王當日未曾知雖然甚美必甚惡河豚味之美也吳
人嗜之以喪其軀西施色之美也吳王好之以亡其國茲
可以為來者之戒

器用門

厨王作前元豐行云倒持龍骨掛屋

後元豐行云龍骨

長乾掛梁招龍骨水車也是歲豐稔故龍骨掛而不用
又有寄楊德詩云遙聞青秧底復作龜兆拚脩脩雨龍
骨豈得長掛壁是歲亢旱及前詠爾東坡亦有水車詩
云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确确蛇角蛇分畦翠浪走雲

一陣刺線針抽縞芽天公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言水車之利不及雷車所害者廣矣

若溪

張景陽七命有浮三翼之中止之句故詩家多有三翼為
輕舟如梁元帝曰華三翼舸元徽之光陰三翼過是也
按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
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
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所謂三翼者皆巨
戰船也用為輕舟快矣

若溪漁隱曰蘇叔黨過賦鼠鬚筆云太倉失陳紅狡穴得
餘腐既與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餒餓捕分鬻雜
霜兔挿架刀梨徒落紙龍蛇驚物利易未詰時來即

言詩總集卷之四十九
所遇穿墉何早徵託此得生與言其步驟氣格殊有父風
之類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責反賤死笙葵
扇安可常不知死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筆宋魏之間謂
之笙乃梧死笙以死竹為筆也余按唐萬年尉段公路
北方錄云瓊州出紅藤筆方言謂之笙或曰籀條亦曰
行唐沈約奏彈欵令仲文秀恣橫云令吏輸六尺笙四
十領何東坡忘此邪茗溪漁隱曰劉夢得詩香風蕙壑
尾月露濡死笙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九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

五十一

技藝門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
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
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於
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
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
氣俗子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規規
然出於翰墨積習也萬常之

唐令狐相進李遠為杭州宣宗曰聞李遠云長日惟消一
局碁豈可使治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有實也乃薦

遠蕪察可任此正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也

若溪

房千里作骰子選格序云以六骰雙雙為戲以數多少為
進身官職之序而乃條其選黜之目焉坡以流俗狂或
經營倘來惴惴惟恐後於他人何異擲骰者心動於中
而色形於外也欲求勝人者哉王遙原彩選詩云卒無
及物效徒有高人氣昏昏忘其天擾擾爭其絀其理信

然

黃常明

裴度平淮西絕世之功也韓愈平淮西碑絕世之文也非
裴之功不足以當韓之文非韓之文不足以發裴之功
碑成李愬之子乃謂沒父之功訟之於朝憲宗使段文
昌別作此與捨周鼎而寶康瓠何異哉李義山詩云

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鰲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必
謾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摩治
比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愈書愬曰十月壬
申愬用所得賤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
到蔡取元濟以獻文昌所謂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
卷旆凌辰破關等語豈不

相萬萬哉東坡先生責官過舊駟壁間見有人題一詩
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膽
炙世間誰數段文昌坡喜而錄之

同上

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他宅也自著君
陽山記叙其景物亭館如輞川上可得其彷彿初僧誓

光從希聲授筆法繼以善書得幸於昭宗希聲祈使授
已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
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滌滌人遂得召隱操蓋不足
觀也嘗著易傳十卷觀其自序以謂夢在大河之陽有
三人偃卧東首上伏羲中文王下孔子也以易道畀予
遂悟八卦小成之位質之象數如有符契且云今年四
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以授門人崔徹王
贊之徒復自為注今觀其書無可取者而恠誕如此其
人亦可知後避難死於道路蓋不能終君陽之居也

陽秋

杜劉少府畫山水障歌云及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

神入元氣淋漓障尤濕真宰上訴天應泣應物聽嘉陵
江聲云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
山鳴贈能吟李憺詩云絲桐本異質音韻合自然吾觀
造化意二物相因緣臨川詠曾公壞碑云六書篆籀數
變改遂後世多失真誰初妄鑿妍與醜坐令學士勞骸
筋堂堂魯公勇且仁豈亦以此夸常民直疑技巧有天
巧不必強勉亦通神坡詠歛硯詩云與天作石來幾時
與人作硯初不辭詩成鮑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
此窮本探妙超出準繩外不特狀寫景物也

碧溪

拾遺門

退之和劉史君云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夢得送王司

馬之陝州云案牘來時惟署字風煙入興更成章自俗
吏觀之皆可坐不了事之目也韻語陽秋

樂天云報道前駮少呵喝恐驚黃鳥不成啼坡云髮絲只
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旌旗蔡君謨云因傍堤松却飛
蓋為聞山鳥輒鳴騶若俗士務此誇張俗眼又豈識數

公意 王常明

林和靖詩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頗能狀寒庶態抑又
有意所謂怕貧者婦人女子耳大丈夫之不移何墮獲
之有子美有長貧任婦愁亦以男子未嘗愁也讓粟不
謀妻以明謀及婦人則不得辭也又云浮生有分定飢
飽豈能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樂天云妻孥不悅

動幕猶殘醉遶紅渠歎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處

又惡任流光過却歸來洞天自樂未幾方臘盜起自相
廬擁兵入杭時美成方會客聞之倉黃出奔趨西湖之
墳庵次郊外適際殘臘落日在山忽見故人之妾徒步
亦為逃避計約下馬小飲于道傍旗亭聞鶯聲於木杪
分背少焉抵庵中尚有餘醪因卧小閣之上恍如詞中
逾月賊平入城則故居皆遭蹂踐旋告緝而處繼而得
請提舉杭州洞霄宮遂老焉悉符前作美成嘗自記甚
詳今偶失其本姑記其畧以書于編揮麈

余嘗於王莹夫壠處見王荊公手書集句詩一紙云海棠
亂發皆臨水君知此處花何以涼月白紛紛香風隔岸

言言經集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聞嚼枝黃鳥近隔岸聲相應隨意坐莓苔飄零酒一盃
公不知在何所揮塵

業公雖已相位於寢處一青幃三十年有親者求之欲其
易去公笑而答曰彼詐我誠雖散何害實不忍以彼善
弃耳志者愧之故魏野詩云有官居罪罪無地起樓臺
及北使來顧望縉紳而問逐者無地起樓臺相公安在
其清望為人所景望如此然亦收歸田里頗論其後汰
司馬溫公亦云豈非奢外而儉內歟若溪

昌黎寄崔立之云微元坐試帝深叢見孤罷四坐各
低回不敢掀眼窺可謂善言場屋事若平居所養不
厚誠於微元也同上

退之韶州晉別張史君云人欽江總文章妙自歎虞翻骨
相屯翻放棄南方自恨疏却骨鯁小媚犯上獲罪當長
沒海隅其剛編方拙凌突權勢出於天性宜文公喜用
江總乃敗國奸回特引之何故按南史孔奐傳宋主欲
以總為太子詹事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
乃奏江總文華之人宜求厚重之才是時恐有訛云杜
云速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李商隱贈杜牧之云前
身恐是梁江總皆未可與言史也同上

子美有朱紱負平生樂天有金帶褫腰衫委地紫綬相暉
映不惡赤紱金章盡到身如此尚多然亦有歎曰實
事盡消虛事在銀魚金帶遶腰光又言香纓假合虛名

在筋力消磨實事公皆自作解嘲也嘗愛韋蘇州云
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又有謝居士寄松英丹云一
拜藍峰送還使腰間銅印與心違言與意皆自在也
散員疎云未為貴小邑陶休何足云惟樂天早退乃可語
也黃常明

蘇州寄繫師遙知尋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
燭獨自宿嘗於暑月讀亦有霜氣

藉贈令孤云久為博士無人識自到長安賃舍居未足
為窮其尋時道士云昨來官罷無生計欲就專求辟
穀方其窮無以加矣

唐王建以宮詞名家本朝王岐公亦作宮詞自編不過十

郊祀御試經建鞠花朝見筭事至於宮掖戲劇之事
則秘不得傳故詩詞中亦罕及若建者乃內侍王守澄
之宗姪得宮中之事為詳如叢叢洗手遶金盤旋拭紅
巾入殿門衆裏遙看新橘子在前收得便承恩又云避
脫昭儀不擲虛井邊含承噴鴉雛內中數日多呼喚寫
得勝王缺蝶圖如此之類非守澄說似則建豈能知哉
初守澄讀建宮詞謂之曰宮掖之事而子昌言之黨得
罪將奚贖建與之詩云三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
小時脫下御衣先賜看進來龍馬每教騎長承密旨婦
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還不是姓同親說向九重爭得外
人知自是守澄不敢有言花蓋夫人亦有宮詞百篇如

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者唱名多不語
貪羞走過御來前之類亦可喜也

余嘗赴京師往辭伯父坐中舉兄弟送行詩云問人求隱
店下馬過危橋及觀坡集送姪安節詩序其伯曾有送
蘇老下第歸蜀云人希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馱
急難之誠意皆相若但字有多寡耳余官長沅逾年族
弟來相視將二率爾送之云就舍勿令人避席渡江莫
與馬同船雖三近不工亦可用於畏途也黃帶明

荆公日記云立春日悉剪綵為燕于以戴之故歐永叔云
不驚樹裏禽物變共喜歎頭燕已來鄭毅天云漢閣開
簪雙綵燕併知春色上殿頭皆春日貼子詩也

藝苑雜黃云脩真入道秘言曰以立春日清晨北望有
紫綠白雲者為三元者三素飛雲三元君以是日乘
八輿上詣天帝子候見當再拜自陳某乙乞得給侍
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登天歲時廣記載此事
云臣銜按舉場嘗試立春日望三素雲詩取此事故
蘇子容作皇太妃閣春貼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
素雲中望玉宸許仲尤作皇帝閣春貼子云三素雲
飛歸北極九農星聚見南方

馮書貴溪姜輔周
刊字番易三卷祖

朱

樂平 胡運

詩話總龜跋

龜舒阮字集百家詩話總龜皆卷卅十
有八後卷三十寔抄錄未傳之書也

月鹵殿官樂善嗜古覓而珍破亟欲與四
方夙雅之士共之延琬校讎訛舛芟剔
重冗而專諸梓焉復俾采集近代及
國朝諸大家各兩續成之策荒僻淺鮮蒐
輯尚未成帙姑識于卷末云

告

嘉靖歲次乙丑春三月吉旦

番禺縣學程瑛謹識



